

河上風車

書叢學文年少界世



車 風 上 河

著原脫略愛

譯俊基朱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河上風車目錄

第一編 湯姆和麥琪

第一章	道爾考脫磨坊	一
第二章	都里浮先生對湯姆的決定	二
第三章	列萊先生貢獻選擇學校的意見	七
第四章	麥琪盼望着湯姆回家	一一
第五章	湯姆的回家	一五
第六章	姨母姨丈們在來了	二五
第七章	姨母姨丈們到了	二七
第八章	都里浮先生的智力	三九
第九章	都里浮先生的弱點	四三

第十章	到茄侖去問候姨母姊丈	四八
第十一章	麥琪的變壞	五六
第十二章	麥琪想逃得無影無蹤	六二
第十三章	葛萊格先生和葛萊格夫人在家裏	七三

第二編 求學時代

第十四章	湯姆在斯坦林先生那裏讀書	七七
第十五章	麥琪去看湯姆	八一
第十六章	聖誕節	九一
第十七章	新同學	九五
第十八章	湯姆和菲力普	一〇〇
第十九章	麥琪第二次來看湯姆	一〇五
第二十章	友愛的恢復	一一〇

第二十一章	菲力普和麥琪	一一二
第二十二章	黃金時代過去了	一一六

第三編 敗落

第二十三章	突然發生的事情	一二三
第二十四章	都里浮夫人的珍寶	一二八
第二十五章	家族會議	一三二
第二十六章	湯姆尋找職業	一四一
第二十七章	在聖經裏寫上一些遺言	一四八

第四編 父親們的罪惡

第二十八章	麥琪長成了	一五九
第二十九章	在「紅海」裏	一六三

第三十章	一年之後……	一七〇
第三十一章	辛苦爭得的勝利……	一七五
第三十二章	復仇的一天……	一八〇
第三十三章	洪水氾濫……	一八六
第三十四章	超渡靈魂的水災……	一八九

河上風車

第一編 湯姆和麥琪

第一章 道爾考脫磨坊

一片廣漠的平原——在那裏，那條廣闊的弗綠絲河在碧油油的兩岸間，向着大海急急地流去。河的出口處，有一個名叫聖奧格的小鎮。載着木材、蓖麻或是煤塊的船隻從遠方向這裏駛來，牠們的紅褐色帆篷，高舉在樹林的上空。

正在這所有房屋都蓋着紅屋頂的小鎮旁邊，有一條名叫里普爾的小溪，帶着牠活潑的水流，流入弗綠絲河。這小溪和牠的陰暗而千變萬化的水色看來是多麼美麗啊；當我們獨自沿着河岸漫遊，傾聽着牠的寧靜而可愛的聲響時，牠好像是一個活的伴侶。

看那些大樹啊！牠們的枝條向外伸展着懸垂在溪流的上頭……

這裏是石橋……

這是道爾考脫磨坊。

即使在這種蕭條的二月，鬱悶的黃昏裏，這磨坊看來也是使人愉快的。磨坊主的舒適的住宅，已經和那些替牠擋住老北風的樹木一樣古舊，而那水輪下面的急激的水聲又響得像一張把人們和外面世界隔離的大聲幕。

一個小女孩正站在水流的邊上，一隻有一隻褐色耳朵的白狗正在她的身旁跳着叫着。她一動不動地凝視着旋轉不息的水輪，飛濺出鑽石般晶瑩的水珠來。

現在已經是她應該回進屋子去的時候了，因為一隻燒得光芒四射的火爐已在那裏招引她；紅的火光已從壓在愈來愈蒼茫的暮色之下的窗裏放射出來。她的雙親，都里浮先生和都里浮夫人正坐在火爐旁邊談天。

『我所想的，』都里浮先生說道，『我所想的是……』

第二章 都里浮先生對湯姆的決定

『我所想的，』都里浮先生說道，『我所想的是讓湯姆受到一些好的教育，使他能够謀生的教育。假如我希望他成爲一個磨坊主或是一個農夫，那末他現在讀的那所學校已够好了；但我是希望他成爲一個稍有學識的人的。我希望他有伶俐的口齒，清通的文墨；那末當我到法院去打官司的時候，他可以幫我的忙。我並不想把他弄成一個真的律師；因爲我擔心他會變成一個流氓。我寧願他成爲一個商人或是一個地產估價者——像列萊那樣。列萊敢像一隻貓正視着另一隻貓那樣兇狠地正視着瓦根律師，他是不怕瓦根的。』

『是的，你是最明白不過的，』都里浮夫人說道，『我沒有異議；但這樣不是更好嗎？讓我來殺一對好肥鷄，請姨母姨丈來吃飯。那時你可以聽聽我的姊妹葛萊格夫人和普萊夫人對這件事怎麼說法。』

『隨你殺多少鷄，佩珊；但我不願意把我對自己的兒子的處置向什麼舅母舅父們徵求意見，』都里浮先生說道。

都里浮夫人吃了一驚，說道：『都里浮先生，你怎能說這樣的話！——你老是這樣

不客氣地說到我的家族，我說，我的孩子們有這樣的好舅母和好舅父是他們的福氣。無論如何，假如湯姆要調一所學校去念書，我願意他調到我能够替他洗補衣服的地方去。由衣箱送來送去的時候，我還可以帶些糕餅和蘋果給他。無論他們給他吃得好不好，他有零食吃總是喜歡的。謝謝上帝，我的孩子的食量比大多數孩子都好。」

「好好，」都里浮先生說道，「我們不把他調到太遠的地方去。但是我現在躊躇着的是怎樣去尋找適當的學校給湯姆……」

都里浮先生停了一停話，把雙手插進衣袋裏，好像他希望在那些找到一些辦法似的。顯然的，他確是在那裏找辦法，因為不久他便說道：「我知道我該怎樣辦；我將和列萊商量；他明天要來排解關於石橋的爭執。他有很好的修養。我要使湯姆成爲一個列萊那樣的人，一個口齒伶俐同時又有豐富的辦事知識的人。」

他又把話停了一停。

「我怕的是，」他接下去說道，「湯姆沒有好的天資。他有些笨。他像你家裏的人，

佩珊。」

『是的，他很像，』都里浮夫人說道。『他喜歡吃得很鹹；這是我哥哥的脾氣，我父親也是這樣的。』

『我們的小女孩麥琪比較像我家裏的人。她比湯姆聰明一倍。女人這樣，是太聰明了，我真替她擔心。』都里浮先生說着，鄭重地點點頭。『一個過分聰明的女人像一匹長尾巴的羊——牠決不會因為尾巴長了而多賣幾個錢的。』

『她的聰明都用在頑皮上，』都里浮夫人說着，站起身來走到窗子那邊去。『我不能教她的衣服保持兩小時的清潔。我不曉得她現在到那裏去了，現在快要到喝茶的時候了。哦！我知道了——她一定又在河邊像野東西一樣在奔來奔去，她總有一天會掉在水裏淹死的。』

都里浮夫人打開窗子喚麥琪進來。

『你說聰明，都里浮先生，』她一面坐下來一面說道；『但我保定這孩子在有些事情上是半個傻子。假如我叫她到樓上去拿些什麼東西，她會忘記她爲什麼上樓的；有時她坐在樓板上晒着太陽，像一個瘋子那樣獨自在唱些什麼，而我卻在等她下樓。』

這完全不像我家裏的人——她的棕黑色的皮膚也不像。」

「胡說！」都里浮先生說道，「她是一個任何人見了都喜歡的好女孩子；她能夠讀得和教士一樣好。」

「但是她的頭髮總是不會鬢曲——雖然我竭力替她梳理。」

「把牠剪掉！把牠剪短來！」都里浮先生說道。

「你怎能這樣說法！她今年已是九歲了，留短頭髮已經太大了。她的表妹蘿珊倒有一頭好鬢髮。我的田恩姊姊會有那樣一個好看的女孩子，真是奇事。」麥琪，麥琪，當這個小小的造物的誤鑄物走進房間時，母親接下去說道：「我告訴你，不要走近河邊去的話是白說的嗎？你總有一天會掉在水裏淹死的！不要把你的帽子丟在那邊；把牠拿到樓上去。換了你的鞋子，繼續做你的針線去。」

「呵，媽媽，」麥琪用不樂意的口氣說道：「我不高興做針線。」

「你不高興替葛萊格姨母做一塊好看的檯布嗎？」

「不高興替葛萊格姨母做任何事情；我不喜歡她。」

麥琪走出去，手拉着帽帶，那時都里浮先生卻大聲地笑起來。

『都里浮先生，我奇怪你爲什麼笑她，』母親說道。『你驕縱她的頑皮；但她的姨母們卻責備我不把她教好。』

第二章 列萊先生貢獻選擇學校的意見

『我一直躊躇着一件事情，』都里浮先生掉過頭來熱切地看着列萊先生說道。『噯？』列萊先生淡淡地說道。列萊先生是一個遲鈍而嚴肅的人，就爲了這個緣故，都里浮先生非常信任他。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說下去道；『是關於我的孩子湯姆的事情。』聽到了「湯姆」這個名字，拿着一本書，靠近火爐坐着的麥琪就熱切地抬起頭來望着。當她着迷在她的書上的時候，簡直沒有聲音能够驚醒她；但湯姆的名字對於她卻像是一陣極響的嘯聲。她頓時戒備着，預備撲擊任何一個危害湯姆的人。

『我想把他調到密瑟茂地方的一所學校去讀書——那是一所好的學校。』

『是的』列萊先生說道，『人的一一生中再沒有比受好教育更幸福的事了；雖然，他文雅地補充着，『一個人沒有受到老師們的教導也是可以成爲一個好磨坊主或是好農夫的。』』

『哦，但是我不想叫湯姆成爲一個磨坊主或是農夫。我想給湯姆受好的教育，然後叫他去做一種營生，使他可以自己成家立業，不致把我從老窠裏趕出來。』』

麥琪這時正靜靜地聽着。看來湯姆已被說得壞到想把父親從自己的家裏趕出來。她立刻從椅子裏跳起來，她的書掉在地板上；她跑到父親的兩膝之間，一面半喊半怒地說道：

『爸爸，湯姆不會對你這樣頑皮的——決不會的。我知道他不會的。』』

『什麼！沒有人說過一句湯姆的壞話，誰說過沒有？』都里浮先生笑着說道，『是的，他是一個好孩子。』』

麥琪放心了，退了回去。

『可惜他不是那個男孩子』她走後，都里浮先生說道：『她大起來會聰明得使』』

一切律師啞口無言的。」

「但你的男孩子也不笨，他笨嗎？」列萊先生問道。

「是的，他在玩耍上是很聰明的，同時他很有常識。但是他講起話來很笨拙；他討厭書本，拚字也拚得很壞——他們這樣告訴我的；你永遠聽不到他像那小女孩一般伶俐的口才。現在我打算把他送到一所可以使他口齒伶俐，文筆清通，成爲一個聰明人的學校裏去。我打算使我的兒子和那些因爲智識程度比我高而處處使我吃虧的人們一樣高明。」

「你說得不錯，都里浮，」列萊先生說道，「寧可在你兒子的教育上費些錢，不要在你死後留錢給他。」

「現在我要請教你，你知道那所學校配送湯姆去？」都里浮先生問道。

列萊先生沉默了許久纔回答道。

「對於有相當財力的人，我知道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事情是這樣的，我不願意勸我的任何一個朋友把孩子送到正式的學校裏去，如果他能夠有更好的辦法的話。一

個孩子應該得到最好的教養，他必須是他老師的伴侶，而這位老師又必須是一位很高尚的人物。我就認識這樣一位先生。」

都里浮先生的臉色非常懇切。『好的，你說給我聽聽看，』他說道。

『他是一個牛津大學學生，一個牧師。他非常喜歡教導人家，同時很想繼續研究學業。他願意收一兩個孩子做學生。但孩子們必須當做他家裏人一般看待——時常受斯坦林的教管。』

『但斯坦林先生要多少錢呢？』都里浮先生說道，他猜想這位非常人物要求的酬報一定不小。

『哦，我另外認識一個牧師，他要一百五十鎊，但他沒有斯坦林那樣高明。』

『一百五十鎊！』都里浮先生說道，『我從來沒有聽到過要付那樣多錢的。』

『好的教育，這樣學費是不大的；但斯坦林是一個很客氣的人。我相信，對你的孩子，他祇要收一百。如果你願意，我就寫信告訴他。』

列萊先生是一個做事的人，他知道他自己的利益。他不很清楚斯坦林先生的為

人——但斯坦林是汀潑生的女婿，至於汀潑生呢，是一個很有地位的人，並且是大可以幫列萊的忙的。

並且能够在人家需要的時候貢獻一些意見總是非常愉快的事。

第四章 麥琪盼望着湯姆回家

父親坐着車子到學校裏去接湯姆回家的時候，不肯帶麥琪一同去，這對於麥琪是一件非常懊喪的事情；但都里浮夫人說，早晨外面太潮濕了。麥琪強硬地反對。剛過了一會，都里浮夫人想替麥琪梳理頭髮；但麥琪卻報復似地打定主意，那天不肯梳頭髮。她從母親的手下逃開，把頭浸在一盆水裏。

「麥琪，麥琪！」都里浮夫人無可如何地坐着，梳子落在圍裙裏，喊道：「你這樣頑皮，不曉你將來如何結局？你葛萊格姨母和普萊姨母下星期來的時候我要告訴她們，那時她們將不再愛你。呵，好寶寶，呵，好寶寶！你看你的乾淨衣服，全都濕透了！人家以為

……
『

但麥琪絲毫沒有聽到這些話。她正在向屋脊下的一間空房子跑去，一路跑着一路搖掉她頭髮上的水珠，正像一匹在洗澡時逃出來的狗。

這間房子是麥琪中意的隱居處。她在這裏消除她的怨憤，她在這裏藏着一個人，——一件東西——她現在就來向牠發洩滿肚子的怨憤。這是一個沒有腿的大木偶。牠曾經有過極圓的眼睛和極紅的臉頰，但現在牠的面孔已經被長時期的受苦污損了，因為牠同情於牠的主人的悲愁，牠的頭上深深地釘着三枚針，這是麥琪生命中心三件悲傷的事情的紀念。其中第三枚釘得特別兇殘，因為當時這木偶是被認作葛萊格姨母的。但後來麥琪立刻產生了一個念頭，就是假如她把大批的釘釘進去，那末她把牠在牆上猛撞的時候，她將不能感到這木偶的頭是在受苦了；而當她的火氣平復之後，她也不能去安慰牠，使牠的創傷復元了。同時，假如葛萊格姨母受傷太重，也是可憐的……從此以後，她就不再用釘去釘牠，但在牠的頭上重打或是把牠在烟囪的粗磚上猛擦來洩氣。今天早晨她就是這樣幹的，同時她一直懷着一肚子的怨恨嗚咽地啜泣着，她的怨恨使其他的一切念頭甚至連使她發怒的那件恨事都忘記得乾乾淨淨。

當啾啾的聲音和木偶在牆壁上的磨擦終於漸漸輕微下來的時候，一道陽光突然射進房間裏來。太陽真的發破了雲霧；磨粉機的聲音聽來似乎又恢復了那種愉快的調子；這時，那匹棕白二色的狗耶普正在外面無目的地跑來跑去，好像在尋找伴侶。她跑下樓來，一路在走廊上偷看，怕遇到她的母親。於是她跑到了院子裏，一壁繞着院子跳着，一壁唱着：「耶普，耶普——湯姆在回來了！」耶普和她一起跳着，同時繞着她叫吠。

「哎！小姐，假如你老是這樣子繞着跳，你會掉在爛泥裏的。」魯克說道。他是磨坊裏的作頭師傅，有着高的身材，闊的肩膀，一對黑眼睛和一頭黑頭髮，滿身都沾着麥粉。麥琪停了下來，問道：「魯克，我可以跟你到磨坊裏去嗎？」她喜歡在磨坊的寬闊的場子裏盪來盪去。那繼續不斷的轟轟聲，大石頭的無休止的運動，使她產生一種虔敬的感覺；潔白的麥粉遮住一切東西，而那種清香的氣息更能使麥琪感到這座磨坊是一個遠離着她的日常生活的小天地。

她坐在靠近魯克做生活的地方的一堆麥子上。

『我想你除了聖經就從沒有讀過什麼書——是嗎？魯克。』她隔了一會問道。

『是的，小姐；就是聖經也讀得不多，我不是讀書人，我不是。』魯克回答道。

『但要是我借一本書給你，魯克，你會讀牠嗎？我有一本很好的講到荷蘭人的書。』

『不，小姐。我不要知道什麼荷蘭人的事情；我要留心麥和麥粉，我沒有時間去知道我工作以外的事情。』

『奇怪，你像我的哥哥湯姆。湯姆也不喜歡讀書。我真愛湯姆，魯克，勝過世上任何人。我大起來我要替他管家，我們將永遠在一起過活。我可以告訴他無論什麼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湯姆是聰明的，雖然他不喜歡書本；他能够造美麗的小滑車和兔子棚。』

『噫！』魯克說道，『可是他一定會非常難受——因為所有的兔子都已經死光了。』

『死了！』麥琪尖聲叫起來，從坐位上跳起身來跳在麥子上。『呵，天呀，魯克！什麼，連那隻大耳朵的和那隻湯姆化了所有的錢買來的有斑點的那隻都死了嗎？』

『都死了。』

『呵，魯克』麥琪發着慘痛的聲音說道，大顆的眼淚滾下她的面頰，『湯姆要我去看那照管牠們的人的；他要我每天去看牠們的——而我竟忘掉了！我將怎麼辦呢？呵，他一定會對我大發脾氣；我知道他一定會——同時爲他的兔子難受。而我也一定會非常難受。呵，我將怎麼辦呢？』

『你不要苦惱，小姐。你要跟我一起回家去看我的妻子去嗎？我現在就要走了。』

第五章 湯姆的回家

湯姆午後就要回來。

車輪的聲音終於被人聽到了。都里浮夫人走出門來，甚至用手抓住麥琪的帽強的頭，忘記了一切早上的悲傷。

『那個就是他，我的好寶寶！但他沒有戴着硬領；我想一定是在路上失落了；我要替他另外買一條。』

當湯姆從車上下來的時候，都里浮夫人張開着胳膊站着，麥琪先用左腳跳跳後用右腳跳跳。湯姆心裏在想，一個大人是不應該顯露出一些柔情來的。所以他下車時唯一的招呼話祇有：『喂，耶普——你在這裏！』

然而，也還是仰着臉讓人接吻；但當麥琪把雙手掛在他的頸上的時候，他的一雙藍灰色的眼睛卻向着河邊張望，他想明天一早就到那邊去釣魚。他正是一個尋常的孩子——那些生長在英國任何地方，而且在十二三歲時看起來完全相像的孩子中的一個。

『麥琪，』湯姆看見母親一走便把她拉到一個角落裏說道，『你可知道我袋裏藏的是什麼東西？』他神秘地點點頭。

『不，』麥琪說道，『牠們看來好滿呀，湯姆！可是胡桃？』

『胡桃！不是，蠢東西；胡桃現在還青着哩。看這裏！』他從右邊袋裏把一樣東西拉出一半來。

『那是什麼？』麥琪低聲說道，『我看不出來，不過稍微有些黃的。』

『哦，這是一個新的……猜猜看，麥琪！』

『呵，我不會猜，湯姆。』麥琪不耐煩地說道。

『好，你不要使性子，否則我就不告訴你。』湯姆把手伸進袋裏，眼睛定定地看着說道。

『不，湯姆。』麥琪捉住那隻在他袋裏緊握着拳頭的手哀求道。『我沒有使性子，湯姆；這不過是因為我不耐煩去猜牠罷了。求你對我好好的。』

湯姆的手慢慢地鬆了下來，他說道：『好罷，那末，這是一根新的釣繩——兩根新釣繩——一根是給你的，麥琪，完全你一個人用的。我在學校裏不肯買糖果吃，這樣就省下了錢來；因為我不肯買糖果吉勃生和斯邦叟常常打我——我說，我們明天到河邊去釣魚，你去不去？』

麥琪沒有答話，立刻把她的雙臂圍住湯姆的頸項，并且默默地把她的面頰偎着湯姆的面頰——這時湯姆就慢慢地抽出一些繩子來。靜默了一下他說道：『我不是一個好哥哥嗎？現在替你一個人買了一根釣魚繩。你知道我不需要買牠，假如我不想

『是的，真真好呀……我真愛你，湯姆！』

『現在我必須去看我的兔子了。』

麥琪的心嚇得宕了起來。她不敢立刻把這可悲的消息講出來，她祇不作一聲危顛顛地跟着湯姆走路，心裏在想把這消息怎樣告訴他纔能使他不很悲哀不很發怒。因為麥琪怕湯姆的發怒怕得比任何事情還厲害。

『湯姆，』當他們出了門之後她小心翼翼地說道，『你買這些兔子化了多少錢？』

『五先令六辨士，』湯姆立即回答道。

『我想我樓上的箱子裏有比這更多的錢。我要要求媽媽把牠給你。』

『爲什麼？』湯姆說道，『我不要你的錢，你這蠢東西。我有比你更多的錢，因爲我是一個男孩子。』

『我要你拿牠去買更多的兔子。』

『更多的兔子？我不要再多了。』

『呵，但是，湯姆——牠們都死掉了。』

湯姆立刻停了脚步，掉轉頭來向着麥琪。『你忘記照顧牠們。』他的面頰紅了一下，於是又轉爲蒼白。『我不愛你，麥琪。你明天不要和我一起去釣魚了。我告訴你每天去看兔子的。』

他又繼續走路。

『是的，但是我忘掉了——然而我沒法想呀，我真的沒法想，湯姆。我非常難受，』麥琪說着眼淚就很快的衝了出來。

『你是一個頑皮的女孩子，』湯姆嚴厲地說道，『我悔不該給你買釣魚繩的。我不愛你。』

『呵，湯姆，這太狠了，』麥琪哭着說道。『假如你忘記了任何事情，我一定會饒赦你的。你做的事情，我一定不會放在心上——我一定會永遠饒赦你，愛你的。』

『是的，你是一個蠢東西；但我是從來不會忘記過什麼事情的——我從來不會。』『呵，請你饒赦我，湯姆；我的心快要碎了，』麥琪說道，哭得身子一抽一抽的，捉住

湯姆的手臂，把她的濕的面頰倚在他的肩上。

湯姆把她擺脫掉，又立定下來，嚴厲地說道：『現在，麥琪，你聽着。我豈不是你的好哥哥嗎？』

『是——是——是的』麥琪哭着說道。

『不是我省下錢來給你買釣魚繩的嗎？不是我不肯買糖果吃麼？不是因為我不肯買糖果挨了斯邦叟的打嗎？』

『是——是——是的……我……愛你，湯姆。』

『但你是一個頑皮的女孩子。上次休假日你弄髒我的顏料盒子，再上一次的休假日你又讓小船拖走我的釣魚繩，那時我是叫你在那裏看守着的，還有……』

『但我並不是有意的』麥琪說道：『我沒有法子想呀。』

『那裏，你是有法子想的，』湯姆說道，『假如你好好的留心着你所做的事情。你是一個頑皮的女孩子，明天你不要和我一起釣魚了。』

說出了這句可怕的結論，湯姆就離開麥琪跑往磨坊去，預備去看魯克並和他談

兔子的事情。

麥琪一動不動地站着——祇低聲地啜泣着；接着她掉過頭跑進屋子裏，上她屋頂下面的房間裏去。在那裏，她坐在地板上，頭靠着牆壁，完全浸在愁苦裏。湯姆已經回家，她以前想，她將不知怎樣快樂——但現在他卻對她這樣殘酷，任何事情對她有什麼意義呢？要是湯姆不愛她呵，他真殘酷！她沒有說過要把她的錢給他，同時她心裏怎樣難受的話嗎？她知道她對她的媽媽是很頑皮的，但她對湯姆卻從沒有頑皮過——從來沒有想對他頑皮過。



她沒有想到打或是擦那個木偶，她是愁苦得發怒也發不出了……

麥琪心裏在想，她坐在那裏一定已經有好幾點鐘了。現在一定已是吃茶的時候了，他們想必都在吃茶，同時絲毫沒有想到她。好罷，她要繼續留在那裏，餓壞她自己——藏在大琵琶桶後面，整夜都留在那裏……

接着，他聽到樓梯上一陣腳步聲。

湯姆一直在和魯克談天，在花園裏蕩着圈子，斬下樹枝做手杖——想到麥琪和他的憤氣在她身上發生的結果，他覺得再有趣也沒有了。

於是，他被叫去吃茶。

『怎樣？我的小孩子呢？你的小妹妹到那裏去了？』他的父親和都里浮夫人幾乎同聲說出來。

『我不知道，』湯姆說道。

『什麼！她不是這一直都和你在一起玩的嗎？』她的父親說道。『她一直來，除了你的回家以外，什麼事情都不想。』

『我這兩點鐘以來一直沒有看見過她，』湯姆說着，開始吃起一塊餅來。

『天哪！她一定掉在水裏淹死了！』都里浮夫人喊起來，奔到窗子前面。

『不，她不會淹死的，』都里浮先生說道。『湯姆，一定是你對她發了脾氣，是不是？』

『或許她在上面屋頂下的那間房間裏，』都里浮夫人說道，『對她自己唱着歌談着天，忘掉了吃飯時候。』

『你去帶她下來，湯姆，』都里浮先生稍稍嚴厲地說道，他疑心這孩子欺侮了她的小女孩——否則她就不會離開他的。『對她好好的，聽見沒有？否則我要責罰你！』

麥琪在樓梯上聽到的就是湯姆的脚步聲。她聽得出這是湯姆的脚步聲。他筆直立在樓梯頂上說道：『麥琪，你走下來。』但她衝到他面前，把雙臂圍住他的頭頸，哭着說道：『呵，湯姆，請你饒赦我——我受不了——我以後永遠好好的了，永遠記住一切事情了。你要愛我——我請求你，親愛的湯姆！』

她把她的面頰在他的面頰上擦擦，又不經心地吻了吻他的耳朵；這男孩子也就溫柔了下來，這使他忘掉了他的要去給她應得的責罰的主意。他真的開始去吻還她，并

且說道。

『那末不要哭了，麥琪吃一些餅罷。』

她把嘴伸到餅上，咬了一小塊，於是湯姆也咬了一小塊，接着他們就一同吃了起來。

『跟我來，麥琪，去吃茶去，』最後湯姆說道。

*

*

*

*

*

第二天早晨他們一起坐在河邊釣魚。

『看看，麥琪，』湯姆重重地耳語道。

麥琪一嚇，唯恐像平常一樣弄錯了什麼事情，但湯姆立刻拉出了釣線，帶起了一條大魚，甩在草地上。

『呵！麥琪，小寶寶！倒空籃子來。』

麥琪不知道她做了什麼事值得他這樣稱讚；但這已經够了，湯姆已經叫她麥琪，並且這樣歡喜她。在這種耳語和夢幻似的靜寂中她感到了恬淡的快樂。她注意地聽

着那些向水面游上來的魚兒的輕微的聲音，和在她四周的樹枝的柔和的颯颯聲，好像樹木、草芥和水也有牠們的歡樂的耳語似的。

這是他們許多快樂的早晨中間的一個。

第六章 姨母姨丈們在來了

都里浮夫人正在忙着做糕餅；這些糕餅做得比往常都要鬆些。女僕凱席亞說道：「一陣微風就可以把牠們像羽毛般地吹起來。」她覺得在一位能够做這樣的好糕餅的太太下面做事真是福氣。這次家族的集會看來各方面都弄得非常美滿，在這集會中葛萊格姊姊和普萊姊姊將被問到對於湯姆入學的意見。

都里浮夫人以為這應該徵求她們的意見。『但我這次還是不邀請田恩姊姊的好，』她說道，『她老是想弄壞我的孩子們。』

『呵，請她來罷。』都里浮先生說道。『我這次決不和田恩商量；我們已經有六個月沒有見她了。她說什麼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又不需要她幫忙——或是她的錢。』

『你家裏沒有一個人肯在死後留一些錢給孩子們的，但我的葛萊格姊姊和普萊姊姊卻一直爲孩子們積着錢的。』

『哼！』都里浮先生說道，『你幾位姊姊有那許多錢可以分給他們，現在她們祇爲孩子們積這一點子有什麼希罕？而且，你田恩姊姊或許還在勸她們把所有的錢留給她的孩子哩。』

『我不曉得田恩姊姊是否要她們這樣做，但我的孩子們都不喜歡他們的姨母和姨丈們的。麥琪在她們來的時候比往常頑皮十倍；湯姆也不喜歡她們——雖然男孩子總是這樣的。不過蘿珊田恩卻真是一個好女孩子；你可以叫她坐在一把椅子上，整個鐘頭不走開去。我禁不住愛她，愛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好，好，假如你非常喜歡這孩子，便請求她的父親母親把她帶來；同時問問可否允許蘿珊在這裏就擱一兩天，你願意同時邀請我的姊姊摩思姑母和摩思姑丈——和他們的一兩個孩子嗎？』

『呵！天呀，都里浮先生，你知道我的姊妹和你的姊妹是不相好的。』

『好罷，好罷，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佩珊，都里浮先生說道，拿起帽子，走出房子到磨坊去了。

第七章 姨母姨丈們到了

都里浮夫人的娘家姓杜德蓀。杜德蓀家的人確實都很美麗，葛萊格在四姊妹中也不算最難看。今天是家族聚會的好日子，當她坐在都里浮夫人的椅子裏的時候，沒有人能夠否認，以五十歲年紀的婦人而論，她確是非常好看的了。（祇有湯姆和麥琪把她當做醜陋的典型。）她把帽子戴得稍稍側在一邊——這是她出去做客或是脾氣不好的時候的一種老習慣。她手裏握着一隻大金錶對都里浮夫人說，現在已經十二點半鐘了。這時都里浮夫人剛從廚房裏巡視了一下回來。

『我不曉得普萊姊姊正在幹些什麼，』她接下去說道，『這是我們家裏的老規矩，各位姊妹都得同時到來——不作興讓一位姊妹獨自等半小時的。我奇怪田恩姊姊，她總是特別像我些。』

『啊，她們都會及時的，』都里浮夫人說道。『中飯要到一點鐘纔吃哩。但要是你等得不耐煩，那就讓我去拿塊餅和一杯酒給你。』

『喂，佩珊！』葛萊格夫人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想你總知道自己姊妹的脾氣的。我在兩餐飯中間是從來不吃東西的，我現在也吃不下。』

因為葛萊格姊妹的心境不好，那天的光景就非常慘澹。對於都里浮夫人，水輪的響聲是一種非常可喜的東西，因為牠可以把慘澹的光景弄得不明顯些，她急急奔出去迎接普萊姊妹。

普萊姊妹在她的車子，在都里浮夫人的門前停下來時，正掛着滿臉的淚；顯然她在下車之前還曾稍稍流些眼淚，因為這時她還靜靜地坐着，悲傷地搖着頭，舉着淚眼在望着遠處的天空。

『怎樣，什麼事，姊妹？』都里浮夫人說道。

普萊夫人慢慢地站起身來，跨下車子，後面跟着普萊先生，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長着高鼻子，小而光亮的眼睛和薄薄的口脣——看來正像一隻靠在大帆船旁邊

的小漁艇。

『喂，姊姊，你來遲了；什麼事使你這樣難受？』葛萊格夫人說道。

普萊夫人坐了下來，小心地提起外套的背部，然後答道：

『死了！』

『什麼？』都里浮夫人說道。

『前天死的。』普萊夫人繼續說道：『她的腿像我身體一樣粗，渾身水腫，她。』

『咳，這樣子她想必還是死了痛快，不管她是誰，』葛萊格夫人立即堅定地說道：

『但我不曉得你是在說誰。』

『但我曉得，』普萊夫人嘆着氣說道，『她是茵對蘭地方的蘇頓老夫人。』

『不過她不是你的親戚，也不是你的好朋友，』葛萊格夫人說道，『她是祇會悲

悼親戚的——而且也祇限於那些至親。』

談話被田恩夫人和小蘿珊的來臨所中斷；都里浮夫人默默地嫉妬地看着蘿珊的梳得很好看的鬢髮。這是非常例外的，這位杜德家小姐中最瘦最黑的田恩夫人

倒有這樣一個孩子；麥琪站在蘿珊的旁邊時，看來要比平常黑上一倍。

她今天也是這樣，當她和湯姆跟着他們的父親和葛萊格夫人從花園裏進來的時候，麥琪已不小心地把她的帽摘了下來，她的頭髮顯得很蓬亂，毫不彎曲。她立刻衝到蘿珊面前，蘿珊招起最潔淨的玫瑰蓓蕾般的小嘴讓她吻；她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潔淨的。麥琪站在她旁邊，顯得非常粗魯黑黝而不整潔。

『啊，蘿珊！』她叫道，『你要跟湯姆和我在一塊住，不是嗎？』

湯姆非常不舒服地站着，臉上露着一半笑容。

『哼！』葛萊格姨母大聲說道，『小孩子們走進房間來作與這樣不理睬他們的姨丈姨母的吗？我做女孩子的時候沒有這樣的規矩的。』

『寶寶們，走過去和你們姨丈姨母談談天去，』都里浮夫人羞憤地說道。她本來想輕輕地吩咐麥琪走過去，同時把頭髮梳梳好的。

『好，你們好嗎？我希望你們都是好孩子，』葛萊格姨母大聲地說道。『看上面，湯姆，把頭抬起來。』湯姆想把他手縮回去。『把你的頭髮梳到耳朵後面去，麥琪，把你

的衣帶背在肩上。」

「喂，寶寶們，」普萊姨母說道，「我想你們長發得太快了——高得太快了。」她說着從他們的頭頂上望着他們的母親。「我想這女孩子的頭髮太多了，你應當把牠修得薄些短些，姊姊；這對她的身體不好的，這就是她的皮膚所以這樣棕黑色的緣故——你以為對嗎，田恩姊姊？」

「不，不，」都里浮先生說道，「這孩子倒是够壯健的；她一些也沒有什麼病痛。赤麥子也有和白麥子一樣好的，並且還有人更喜歡赤麥子哩。但我想佩珊應該把這孩子的頭髮剪短些，使她掛在那裏光光滑滑的。」

「麥琪，」都里浮夫人把這孩子叫到她身邊并在她耳朵邊低聲說道：「去，把你的頭髮梳梳整齊，去我告訴你，在你進來之前，得先到凱席亞那裏去一次，你記着我的話。」

麥琪在心頭打定了一個可怕的主意。

「湯姆，和我一起來，」她輕輕地說道，并在經過他身旁的時候拖了他的胳膊。湯

姆樂意地跟着她。

「跟我到樓上來，」當他們走出了門之後，她又向他低聲說道：「在吃中飯之前，我要做一件事情。」

「吃中飯前沒有時間做任何遊戲了，」湯姆說道。他是刻不及待地等着這頓中飯的。

「呵，不，辰光儘有哩。來呀，湯姆。」

湯姆跟着麥琪上樓，走進她媽媽的房間，看她急急走到一隻箱子旁邊。她從箱子裏取出一把大剪刀來。

「幹什麼用，麥琪？」湯姆說道。

麥琪一聲不響，拿住她額前的頭髮，沿着額頭的中央把牠剪了下來。

「呀，我的乖乖！麥琪，你這樣做一定會挨罰的！」湯姆喊道。「你還是不要再剪了罷。」

「擦」的一聲，就在湯姆說話的時候剪刀又剪了一下。他不能自禁地感到這件

事倒非常滑稽；麥琪的相貌看來非常怪樣。

『湯姆，這後面你替我剪剪，』麥琪說道，被她自己的大膽所激勵，急不及待地要去做好這件工作。

『你一定會受到責罰，你知道，』湯姆說着點點他的頭。

『快些！』麥琪激昂地說道。

濃濃的頭髮厚厚的，迷惑着湯姆，痛快的一剪刀！於是又是一剪刀，又是一剪刀——頭髮在頸項後面厚厚地落下來，落在地板上。

麥琪剪掉了頭髮站着，頭髮剪得非常散亂不齊；但她覺得非常爽快，好像她剛從樹林裏出來，走到了一片空曠的平原。

『呀，麥琪！』湯姆在她的四周跳着，笑着說道。『呀，我的乖乖！你看來像多麼奇怪的一個怪物。望鏡裏看看你自己！你看來正像我們在學校裏用胡桃擲他的那個瘋子。』

麥琪突然覺得害怕起來；她原是想把這討厭的頭髮弄掉了免得受人嘲笑；她想

她的這個非常果斷的行動定能使她在她媽媽和姨母面前誇勝。她不想把她的頭髮弄得好看——那是不可能的；但她願人家把她看做一個聰明的小女孩，並且不去非難她的頭髮。但是現在，湯姆已開始笑她，並且說她看來像一個瘋子，事情就變得完全不同了。她照照鏡子，但湯姆卻仍舊笑着跳着；於是她的面頰漸漸蒼白了起來。

『呀，麥琪，你要馬上下樓去吃飯了，



『湯姆說道。』呀，我的乖乖！』

『不要笑我，湯姆，』麥琪激動地說着，憤怒的淚珠就滾了出來。

『好好，不要發脾氣！』湯姆說道。『那末你爲什麼要剪掉牠呢？我要下去了。我聞得出餐桌上的味道。』

他急急地下樓，讓可憐的麥琪獨自留着，苦痛地感到她的極端的不幸，這種苦痛的感覺，在她的小心靈中，幾乎已經成爲她的日常的經驗了。這件事做得真蠢，現在她倒要聽到更多的嘲笑她的頭髮的話了……

『麥琪小姐，你馬上下樓來罷，』凱席亞走進房間來說道。『天哪！你做了什麼事呀？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

『不要響，凱席亞！』麥琪發怒地說道。『走開！我不要吃什麼飯。』

『好罷，我沒有功夫留在這裏；我要把這……』

『麥琪，你這小蠢貨，』湯姆在十分鐘

吃飯那邊有許多好吃的東西，媽媽說叫

呀，這真太可怕了。湯姆對她這樣殘

定也會哭起來的。那邊放着好吃的中飯，

但湯姆並不完全是殘酷的。他走過來，把

的聲調說道：

『那末你來嗎？麥琪！不然等我吃好之後帶一塊布丁給你好嗎？』

『好——好——好的』麥琪說道。

『好罷，』湯姆說着，走了。『但是你還是來的好。你知道，那邊有糖果和胡桃哩。』

麥琪的眼淚已經停住了。湯姆的愛撫已經使她覺得好過一些了——而且那邊還有着糖果和胡桃。

麥琪頭髮散亂着慢慢地站起身來，又慢慢地走下樓去。接着，她把一隻肩膀靠在門框子上，向裏面窺看。她看見湯姆和蘿珊隔着一張空椅子坐着，布丁放在桌上。吸引力是太大了。她溜進去，走向那隻空着的椅子。

都里浮夫人看見了她就輕聲驚喊起來，於是所有的眼睛全都沿着同一的方向

掉過來。

麥琪的面頰和耳朵漸漸紅起來。

「嗨！這是那裏來的小女孩子！」葛萊格姨丈說道。他是一個慈祥的白髮老人。」
凱席亞，這是在街上拾來的小女孩子嗎？」

「他已經自己去把頭髮剪掉了，」都里浮夫人笑着輕聲對田恩先生說道。「你見到過這樣的孩子嗎？」

「哦，小女孩子，你把你自已弄得這麼怪樣，」普萊姨丈說道——這樣殘酷的話，他一生中恐怕從未說過。

「多羞呀！」葛萊格姨母極大聲極嚴厲地說道。「剪掉自己頭髮的小女孩子應該挨打，光給她吃麵包和水——不許坐下來和她姨丈姨母一桌吃飯。」

「對呀，對呀！」葛萊格姨丈說道，想把這兩句嚴厲的話弄成開玩笑的話，「我想，她應該送到牢裏去，在那裏人家會把她其餘的頭髮一起剪掉，並且讓牠永遠不長起來。」

「她弄得更像一個走江湖的了，」普萊姨母帶着憐惜的聲調說道：「這真是壞運氣，姊姊，這女孩子長得這樣棕黑呀。這樣棕黑法，她朝後的日子要難過去的。」

「她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她會傷她媽媽的心的，」都里浮夫人含着淚說道。

他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談着她，都在責難她！

起初麥琪很冒火。湯姆以爲她很勇敢，並且藐視着他們，他向她輕輕說道：「呵，我的乖乖，麥琪，我告訴你要挨罵的。」他想對她表示好感，但她卻祇當他在笑她羞她。頓時她所有的勇敢都消失了。她站起來，跑到她父親那裏，把她的臉藏在他的肩上，大聲地哭了起來。

「算了，算了，我的女孩子，」她的父親安慰她說道：「不要苦惱；你做得很對，假如牠討厭就應該剪掉牠。不要哭了；爸爸會幫你的。」

這是多麼可貴的親切的話呀！麥琪一生永遠沒有忘掉她父親「幫她」的這一刻時間；她把牠永記在心上，並且好幾年之後還一直想着牠，當時每個人都說她父親把孩子們縱容壞了。

第八章 都里浮先生的智力

飯後，都里浮夫人把孩子們都打發到花園裏去。

於是她對正在和田恩先生起勁地談着的丈夫說道：「都里浮先生，這是你對湯姆的計畫告訴姨母姨丈們的時候了，你說不是嗎？」

「好罷，」都里浮先生稍稍高聲地說道。「我可以把我的計畫公開地告訴任何人；我已經決定把湯姆送到斯坦林先生那裏去讀書。他是諾頓地方的一個牧師，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定會把他教好。」

室內頓時發出一片驚訝的聲音。

「爲什麼你把他送到一個牧師那裏去？」普萊先生說道。

「喂，都里浮，你不是要爲他付一大筆錢嗎？」田恩先生說道。

「你以爲這牧師能在湯姆看到麥子的時候告訴他什麼是好麥子嗎？」老是喜歡開玩笑的葛萊格先生說道。

『假如可以容許我說話，我是難得說話的，』葛萊格夫人說道，『我倒要問問，叫這孩子去學些高出他的身份的事情有什麼好處？』

『呃，』都里浮先生並不看着葛萊格夫人，祇對着男賓方面說道：『你們知道，我已經決定不叫湯姆吃磨坊飯了；我想讓他去就另外的行業。我想給他一種好的教育，使他將來能夠和律師這一類人辦交涉，並且隨時供給我一些意見。』

葛萊格夫人發出了一個聲音，這是憐憫和藐視的混合物。

她說道：『我想，對於有些人，最好還是不要去惹着律師什麼的好。』

『這事要化多少錢，』葛萊格先生說道。

『一百鎊一年，一起在內。但要使這孩子將來賺進錢來，現在就得化錢；湯姆的教育將就是他的財產；學問對於他將值得一筆大錢。』

『不錯，』葛萊格先生說道，你或者是對的。但是我們沒有學問的人倒還是節省我們的錢好，——喂，普萊先生，可是嗎？』葛萊格先生摩摩膝蓋微笑着。

『葛萊格先生，我真不懂你！』他的妻子說道。『看到你自己的親戚就要傾家蕩

產的時候，居然還來開玩笑！」

「假如你以為我要傾家蕩產，」都里浮先生稍稍發怒地說道，「那末我請你不必為我擔憂。我能够處理我自己的事情，決不打擾人家一絲一毫的。」

田恩先生想把話題轉換過來，他說着：「有人告訴我，瓦根律師想把他的兒子——那個殘廢的孩子——送到一個牧師那裏去讀書。」

「哦，」都里浮先生說道，「瓦根是一個流氓，但他是一個聰明的流氓。請你告訴我誰是瓦根的麵包師，而我將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買你的麵包！」

「但瓦根的兒子的背是曲的，所以當然還是送他到牧師那裏去好。瓦根的兒子不宜於做任何事情，」葛萊格先生說道。

「葛萊格先生，」葛萊格夫人說道，「你還是不開口的好。都里浮先生不要知道你的意見，我的也不要。世界上儘有那些比任何人更懂事的人哩。」

「是的，我想你就是那些人中間的一個，」都里浮先生又發怒起來說道。

「呵，我不說了，」葛萊格夫人悔慢地說道。「人家從未徵求過我的意見，我也不

給。」

「這是你第一次說這樣的話，」都里浮先生答道。「意見是你預備給我們的唯一的東西。」

「假如我不預備給人家錢時，我至少也是預備借錢給人家的，」葛萊格夫人說道。「有許多親戚，我悔不該借錢給他們的。」

「你在借給我的款子上打着五分利息的，雖然我是你的親戚。」

「佩珊，我真對你抱歉！」葛萊格夫人說道。

「呵，姊姊，我們不要吵起來吧，」普萊夫人說着就開始哭了起來，「姊妹中間這樣子是很不好的。」

「這真不好，一個姊妹請另一個姊妹到她家裏來，存心和她相罵，對她加以凌辱。」都里浮先生又發起火來，說道：「誰要來和你們相罵？是你來惹人家的。我從來不高興和任何女人相罵的，假如她安安分分的話。」

「安安分分！假如我家裏的一個人不屈嫁給人家，我真不會碰到你哩。」

『我的家庭並不比你的差些，』都里浮先生說道，『——或許比你的還要好些哩，因為裏邊沒有這樣壞脾氣的女人。』

『好！』葛萊格夫人從椅子裏站起來說道：『我不預備再在這屋子裏耽擱一分鐘了。』

『呵呀，呵呀！』葛萊格先生跟着他妻子從房間裏出去的時候愁慘地說道。

『都里浮先生，你怎能講出這樣的話來！』都里浮夫人含着眼淚說道。

『讓她走，讓她走，愈快愈好。』都里浮先生說道，他因為太激昂了，所以倒沒有流出淚來。』

第九章 都里浮先生的弱點

『假如葛萊格姊姊要你還她那筆款子的話，要你現在就去找五百鎊錢，那倒是非常困難的。』都里浮夫人當天晚上說道。

都里浮夫人在講話上有一種特殊的本領，能够把她丈夫激到她所說的話的相

反方面去；她這一句話的本意是要使都里浮先生相信籌五百鎊錢不是一件難事，而葛萊格夫人或許真會來討債——他須得在她沒有開口之前還掉牠——因為他是不願意欠他阿姨們的錢的。

都里浮先生平時總覺得世界是非常複雜而艱苦的，所以他做起事情來也非常躊躇膽怯；但當他情感激昂的時候，做起事來卻驚人的機敏迅速。第二天喫過飯，他就騎着馬去看他的妹妹摩思夫人和她的丈夫去了。他已經決定把五百鎊錢還給葛萊格夫人。他的妹妹摩思欠着他三百鎊錢；假如摩思能够還他這三百鎊錢，那末找錢還葛萊格夫人的債就不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了。

事實是都里浮先生被人看做一個比他實際上更富的富人了。他雖有他自己的磨坊和一大塊地皮，但他在這上面還欠着二千鎊錢的債哩。一個常常和他隣居打官司的人是難能償清他的債的。同時假如一個人他的心腸很好，他肯借錢給嫁的是一個窮丈夫而有八個孩子的他的妹妹的話，那他也決不能償清他的債的。

摩思夫人聽見馬蹄聲便立刻走到門口，她臉上帶着愁苦的微笑，手裏抱着一個

幼孩。

『哥哥，我見到你真高興，你好嗎？』

『啊——很好，很好，』哥哥答道，『妹夫在家嗎？』

『不，他在那邊田裏。喬治，』她對一個孩子說道，『跑去告訴你的父親說你舅舅來了。你下馬來嗎，哥哥？』

『不，不，我得馬上回家去。』

『嫂嫂和姪子們都好嗎？』

『啊，他們都好。湯姆要調到密瑟茂地方的一所學校去念書去了——這在我是一筆大開支。所以我需要那筆款子了。』

『我希望你讓孩子們來看看他們的姑母，我的孩子們要去看他們的麥琪表姊。我知道她是喜歡來的，因為她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她是多麼伶俐呵！』

假如摩思夫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女人而不是最率直的女人的話，那她或許會想到，世上再沒比稱讚麥琪這一件事更能使哥哥感到高興的了。所以雖然都里浮

先生心上已存着某種決心，這時他的眼光，卻自然而然的變得柔和起來了。

『是的，我想，她對你比對她的一些姨母們更喜歡些。她更像我們家裏人一些；她的性格中，沒有一絲她媽媽家裏人的成分。』

『我想我們的麗茜很像她。走來，麗茜！』

『是的，她們有些相像，』他和善地看着那個穿着髒衣服的小孩子說道。你養了許多女孩子，葛麗黛。

『四個，』摩思夫人嘆着氣說道，『還有四個男孩子；她們各人有一個哥哥。』

『嗯，』都里浮先生說道，他想重新使自己的心腸硬起來，『但她們不可以存心依賴她們的哥哥。』

『當然；但我希望她們的哥哥愛她們。他們弟兄姊妹愈多，他們便愈應該互相關愛。我也希望你的男孩子能够永遠愛他的妹妹，雖然他們祇有兄妹兩人——正像你和我一樣，哥哥。』

這幾句話直刺入都里浮先生的心中；他看到他對他妹妹的關係正和湯姆對麥

琪的關係一般無二。他的小女孩子將來會不會貧困，而湯姆會不會對她硬心腸呢？

『爸爸來了，』摩思夫人說道。

都里浮先生從馬上下來，和摩思先生一同走進花園裏。

『我再拿不到我的那筆款就不行了，』都里浮先生靜默了一下說道。『我必須還葛萊格夫人五百鎊錢，而湯姆的學費又是一筆大開支。你必須想想法子還我三百鎊錢。』

『好罷，』摩思先生說道，『我欠着地主的地租。我將賣掉一切東西，我必須還你和地主的錢。』

『你須得盡你的能力去做我再拿不到我的那筆款就不行了。你須得竭力趕快弄到牠。』

都里浮先生急急忙忙地走出花園來，騎上了馬。

到了大門口，他立定了。

『可憐的小女孩子，』他高聲地說道，『我死了之後，除了湯姆，就沒有人理她了。』

他把馬掉轉頭來，騎了上去，慢慢地回去。

摩思夫人還站在門口；她一直在哭着。

『不要苦惱，葛麗黛！』都里浮先生柔和地說道。『我將暫時支撐一時——祇是你必須竭力放乖些，小心些。』

摩思夫人的淚又流了下來。

『好了，好了！』都里浮先生非常柔和地說道。『我的小麥琪馬上會來看你們的，你不可憂愁……我將永遠是你的好哥哥。』

第十章 到茄侖去問候姨母姨丈

當都里浮先生正在擔心着麥琪的將來的時候，麥琪自己正在嘗味着現在的苦惱。日常生活對於她漸漸地壞起來。有蘿珊和她做伴和下午到茄侖普萊姨母家裏去的這種極大的安慰和快樂，到十一點鐘時，頓時被理髮師的到來破壞得乾乾淨淨。他的嚴厲地說着他覺得她的頭髮怎樣不好怎樣不好，她覺得他正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是

她的仇敵。

十二點鐘時，麥琪被人用她最好的衣服穿着起來，使她感到非常不舒服。蘿珊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一些不覺得不舒服；因此她用驚奇而又憐憫的目光看着麥琪的愁苦的樣子。因為麥琪的心中不高興，所以她玩搭紙片屋子也玩得很不好，這種紙片屋子他們是約定玩到吃中飯的。湯姆能夠用紙片搭成很美麗的寶塔；但麥琪的房子總搭不牢壯，吃不起屋頂的重量，使湯姆說女孩子都不會搭房子。但剛巧蘿珊在房子上顯出了驚人的聰明。她放紙片放得非常輕快，使湯姆不得不讚美她搭的房子和他自己的一樣好。麥琪本來也想讚美蘿珊的房子的，並且想不再搭下去而在旁邊看他們搭的；但她的衣服已經使她的脾氣壞了；而且，湯姆當她的房子倒掉的時候曾經笑過她並告訴她說，她是「一個蠢東西。」

「不要笑我，湯姆！」她發怒地叫道。「我不是一個蠢東西。我知道許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我敢說你確是一個蠢東西，討厭小姐！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討厭的東西。」

——做出那樣的臉相來。蘿珊從來不那樣的。我更歡喜蘿珊；我但願蘿珊是我的妹妹。」

『啊，你這樣想，你的良心太惡太狠了，』麥琪從坐位上跳起來說道。

這一下就震坍了湯姆的美麗的寶塔。她並不是有心要去弄壞牠，不過看起來好像是她有心去弄壞牠的。湯姆發怒得臉色鐵青，但不作一聲；他本來想打她的——但打女孩子是卑怯的行爲，所以他終於沒有去打她。

當湯姆從地板上站起來，鐵青着臉，從狼藉在地上的他的寶塔的斷磚殘垣中走開去的時候，麥琪一直在沉默的恐怖中站着。

『啊，湯姆，』最後麥琪向他走過去說道，『我並不是有意去打倒牠的——實在我並不是有意的。』

但湯姆睬也不去睬她。

下午，他們動身步行到茄侖去，但湯姆對麥琪始終很冷淡，使她一路上都沒有好好地享受新鮮的空氣和陽光。他招呼蘿珊抬頭去看一個沒有做好的鳥巢，但沒有指給麥琪看；他替蘿珊斬了一根手杖，替自己也斬了一根，但沒給麥琪一根。蘿珊說道，

『麥琪，你要一根嗎？』但湯姆假裝沒有聽見。

最後，他們走到了茄命。

普萊姨丈看到了這一羣人在走近來，便開了門。普萊姨母在門口出現，一等到她姊妹可以聽到她的話的時候，她就說道：『看上帝面上，叫孩子們停下來，佩珊！不要讓他們把髒腳踏在階石。薩蕾在拿布來替他們擦鞋子。』

他們走進了客堂，徬促不安地圍坐着。湯姆坐在一張在他普萊姨丈對面的長椅子的邊沿上。普萊姨丈用他灰色的亮眼睛望着他，有時把他叫做『少爺。』

『哎，少爺，你在學校裏學些什麼？』這是普萊的得意的問題。湯姆卻老是擺着一副呆相，把雙手在臉上擦了一擦，答道：『我不知道。』

兩姊妹在房間的另一端談着天。於是在一陣長而沉悶的時間之後，普萊姨丈想到了一些留着給他自己一個人在下雨天吃的甜餅；但一等到孩子們把牠們拿在手裏的時候，普萊姨母就叫他們等到碟子拿來之後再吃，因為他們會『狼藉一地板』的。蘿珊手裏拿着餅，耐心地等着；湯姆卻等大人們不注意的時候，兩口就把餅吞下去。

了；麥琪呢，她對那幅幼里西斯和獨眼巨人的圖畫非常有興趣，以致不知不覺把餅落
在地板上——於是在一下不幸的移步中在她的脚下踏得粉碎。

普萊姨母看到這樣非常惱怒，麥琪自己也覺得很丟臉，並且又會使普萊姨丈不
讓她聽他的好玩的留聲機。所以停了一會之後，她對蘿珊輕輕地說了一些話，蘿珊（
她是永遠肯替她做事的）便跑到她姨丈的膝旁，羞得滿頭頸通紅地說道：『你願意
給我們聽一曲歌嗎，姨丈？』

『讓我們看罷。』這是普萊姨丈回答這樣的請求的常用的答辭；於是過了一會，
他便照着人家請求他的做了。

麥琪聽音樂聽得非常有味，今天第一次使她忘掉了一切煩惱——甚至忘掉了
湯姆惱煩她的這件事。她的臉上泛出一片幸福的光彩。當那不可思議的音樂停了下來時，
她跳起來衝到湯姆面前，把她的雙臂圍住他的頭頸，說道：『啊，湯姆，這不是怪好
聽嗎？』

『看，你看！』湯姆叫道，因為這時他把他的手臂搖得連他捏着的茶杯裏的水都

有一半潑在他的膝上了。

『爲什麼你不好好的坐着，麥琪？』她的媽媽發怒起說道。

『小女孩子們這樣討厭，就不要來看我。』普萊姨母說道。

『真的，你是太粗魯了，小姐，』普萊姨丈說道。

麥琪重新坐了下來，好聽的音樂和所有的歡樂，都從她心中逃得乾乾淨淨；而一切煩惱和愁苦又復佔據了她的心靈。

都里浮夫人提議叫孩子們到外邊去玩去。普萊姨母表示贊同，但她囑咐他們不要走到人行道的外邊去，也不要走出花園。

『我煩惱極了，』孩子們一走出去後，都里浮夫人就說道，『被葛萊格姊姊的負氣走開弄得煩惱極了。我確實不是有意冒犯她的——現在除了你就沒有人能够使她寬恕都里浮先生而使他們和解了。』

『哦，你丈夫是非常頑固的，你知道，佩珊，』普萊夫人說道，她是常常注意着事物的黑暗面的。『他從來沒有對我們家裏的人客氣過；孩子們也是一樣；男孩子很討厭，

女孩子性格又粗暴，皮膚又黑。運氣真壞，我替你難受，佩珊，因為你永遠是我的好妹妹。」

『我知道都里浮先生的性格是很輕率急躁的，並且常常要說些怪話，』都里浮夫人從眼角上措去一小滴眼淚說道。

『我想從好的方面想想，』普萊夫人同情地說道，『因為你已經煩够了；你的丈夫讓那位窮妹子和她的孩子們靠着他——而他又喜歡和人家打官司。我怕他死的時候會精光的沒有一文錢留給你們哩。』

『姊姊，我自己知道，我做得再勤沒有了，』都里浮夫人答道。『世上沒有一個女人比我做得更辛苦的了，也沒有比我更節儉的了。』

『但這是沒有用的，你知道，佩珊，』普萊夫人把眼睛悲慘地釘在她妹妹的臉上說道，『假如你丈夫把他的錢拋掉。但假如你的東西預備賣掉去還債，那末你必須把銀器擦得好好的藏着；那將是你的一種安慰。』

『你能去看看葛萊格姊姊，並且勸他和解嗎？你永遠是我的好姊姊。』都里浮夫

人膽小地說道。

『最好還是叫都里浮去看她，並且說他非常抱歉講了這樣粗野的話，因為他是欠她錢的，所以他不應當覺得做這件事是屈辱的。』

『對他講這話是沒有用的，』可憐的都里浮夫人說道；『即使我向他跪下來，他也不肯使自己丟臉的。』

『那末，你也不能希望我去勸葛萊格姊姊來向他道歉，』普萊夫人說道；『她對任何事情的脾氣都是非常可怕的。』

『我並不是希望她向他道歉。』都里浮夫人說道；『但祇要她對這件事不要介意，並且不逼他還債；我想一個妹子向一個姊姊要求這樣，並不能算過分。時間會彌補一切事情，而他們也將言歸於好的。』

諸位注意，這時都里浮夫人還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經決定還那五百鎊錢的債哩。

『好罷，佩珊，』普萊夫人聲音非常悽涼地說道；『我將盡力做去。我不願意讓你弄到破產。』她注意到門那邊說道；『我想現在快要到吃茶的時候了，』她希望看到

門開開，薩蕾拿進茶來。

門果然開開了——但薩蕾帶進來的不是茶，卻是一件非常驚人的，使普萊夫人和都里浮夫人不禁同聲叫起來的東西；普萊先生也嚇得目瞪口呆——據他後來說，這在他生平還是第五次哩。

第十一章 麥琪的變壞

使普萊姨丈嚇得目瞪口呆的驚人的東西是——小蘿珊。她身子的半面是濕的，渾身都塗着爛泥；她伸出兩只弄髒的小手，她的臉色顯得非常可憐。要說明這件不幸的事情，我們得回到三個孩子出去到外邊去玩的時候。

麥琪覺得湯姆對她更惱怒了，她的愁苦便又復佔據了他的整個心靈。當他們走進花園的時候，湯姆掉過頭來對蘿珊說道：『來，蘿珊，你跟我走來。』說着他便走開去，好像麥琪不在那裏似的。蘿珊很高興，因為湯姆對她那樣好，但她覺得麥琪很有趣，所以要她也來。她說道：『來罷，麥琪。』

麥琪不作一聲，祇蹙了蹙額，從她那裏走了開去。在湯姆似乎特別喜歡蘿珊的時期裏，蘿珊一直是湯姆對麥琪不好的原因。麥琪心裏在想，不久之前，她是從不和可愛的小蘿珊淘氣的，她是決不會虐待一隻小白老鼠的；但那時湯姆從沒有注意過蘿珊。想到這裏，她真想拔出拳來打蘿珊，弄她哭喊起來。

「我說，蘿珊，」湯姆莊嚴地點點頭說道，「你知道我現在想做什麼事情？」

「什麼，湯姆？」蘿珊好奇地說道。

「我想到溪邊去看魚兒。你要是高興可以和我一同去。」他說道。

「啊，湯姆，你敢嗎？」蘿珊說道。「姨母說我們不可以走出花園的。」

「啊，我要出去，走到花園的極邊上，」湯姆說道。「沒有人會看見我們，我也不管他們看見不看見；我會奔回家去的。」

「但是我不會跑，」蘿珊說道。

「啊，你別害怕，他們不會攔住你的，」湯姆說道。「你說是我帶你走的。」

湯姆一直往前走着，蘿珊在他的旁邊膽小地跑着，享受着那種幹頭皮勾當的少

有的快樂。

憤怒失去了對象時比愛情失去了對象更爲難受。所以麥琪在離他們幾碼遠的後面跟着，不讓湯姆看到。湯姆指出一尾大魚給蘿珊看，說牠已經很老，而且牠有非常好的胃口。接着，他注意到了水中的某種東西，使他望着對岸的某個地方。『來，蘿珊，』他高聲耳語道：『小心走——在草地上，不要踏到牛踏過的地方去。』他說着便指着一畦各方面都沾着爛泥的乾草。

蘿珊照着他告訴她的話小心地走來，俯下身去看一件像一張金弓一般在水中急急移動的東西。麥琪已經一步一步走近過來。她一定也要去看看。最後她走近了蘿珊。湯姆早就覺察到她在走近來，但他不到不得已時，總不去注意她。最後他掉過頭來說道。

『麥琪，滾開去，在這塊草地上沒有你站的地方。沒有人請你來。』

麥琪的心中充滿了那種可以產生謀殺案件的熱狂的感情——祇是還缺乏謀殺的魄力。所以麥琪所能做的祇是她小黑臂的兇猛的一推，結果把服裝整潔的可憐

的小蘿珊推倒在爛泥裏。

湯姆再也不能忍耐了；他在麥琪手臂上重擊了兩下；於是他跑去扶起蘿珊，她正可憐地躺在地上哭泣。

麥琪退到離開那裏有幾碼遠的一株樹的根上，頑強地注視着。平常她總是立刻就會懊悔起來的；但現在湯姆和蘿珊使她這樣愁苦，所以她倒樂於破壞他們的幸福，樂於使每個人不舒服。爲什麼她要難受呢？湯姆是不肯輕易饒恕她的，無論她難受到怎樣地步。

『我要去告訴媽媽，』湯姆一攙起蘿珊就說道。湯姆平常是不會去『告訴』的，但現在正義卻明白地需要牠作爲一種最高的責罰。

『薩蕾，』當他們走到廚房門的時候，湯姆說道，『薩蕾，告訴媽媽，推蘿珊到爛泥裏去的是麥琪。』

薩蕾不說一句話，驚訝地看着他們。最後，她說道：『天哪！你怎樣弄到這些爛泥的呀？』

湯姆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問題問他，他知道這將於他不利，而受罰的將不止麥琪一個人。所以他不答一句話，便靜靜地走出了廚房的門。

薩蕾（像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立刻把蘿珊領到去坐室的門口。

普萊姨母驚叫了一聲，於是說道：『讓她站在門口，薩蕾，不要帶她到地氈上來！』
『怎樣，她掉落在爛泥裏了罷。』都里浮夫人說着走到蘿珊身邊，看看她到底跌得怎樣。

『湯姆少爺說，這是麥琪小姐推她下去的。』薩蕾說道，『他們一定到了溪邊，因為祇有那邊他們纔能弄到這些髒東西。』

『喂，你看，佩珊；這是我一直對你說的。』普萊夫人傷心地說道，『這是你的孩子們——將來不知道會變到什麼地步。』

都里浮夫人默默的不作一聲，感到自己真是一個可憐的無用的母親。她當做這些頑皮的孩子們就在近旁，她便走出去對他們說話去；但找了好久，她纔找到湯姆，他正帶着那種愁苦得有些麻木而不關心的神情，在養鷄場的白柵欄上。

「湯姆，你這頑皮的孩子，你的妹妹呢？」都墨浮夫人喊道。

「我不知道，」湯姆說道。

「你在什麼地方丟下她的？」他媽媽向四周看看說道。

「坐在溪邊的一株樹下，」湯姆說道。

「那末馬上去帶她回來，你這頑皮的孩子。你怎麼會想到溪邊去，並且把你妹妹帶到僻地方去的？你知道她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湯姆慢慢地走開了。

「他們是些喜歡玩水的孩子們，」她獨自高聲地說道。「他們總有一天會淹死的。我但願那條河離開得遠些。」

不久，她看見湯姆獨自從溪邊回來，這個恐怖的念頭更堅強地抓住了她的心。她急急跑去迎他。

「媽媽，溪邊四處都沒有麥琪的影子，」湯姆說道，「她已經走開了。或許她已經回家了。」

於是就開始了可怕的搜尋。

第十一章 麥琪想逃得無影無踪

麥琪的想頭，照例要比湯姆所想像的更爲大膽。湯姆和蘿珊走開後，在她心中打定的主意，並不像回家去那樣的簡單。她不能回家去，她要跑開，跑到走江湖的人們那裏去，使湯姆不再看見她。這決不是麥琪的新鮮念頭，她常常聽人家說，她像一個走江湖的人；所以當她愁苦的時候，她就認爲這是逃出煩惱的唯一的出路。她認爲使她環境調和起來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和那些走江湖的一起住在一個褐色的篷帳裏。那些走江湖的會歡迎她，會尊敬她，因爲她有很好的學識。

她有一次曾經對湯姆提到過這個話，並且慫恿湯姆把臉孔弄黑和她一起出走；但湯姆卻沒有想到過這個念頭。他說走江湖的都是一些盜賊，並且幾乎沒有東西吃飽肚皮。但是今天麥琪想她的愁苦已經到了那樣的地田，到走江湖的人們那裏是她唯一的退步了。

她從樹根上站起身來，覺得這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她要一直走開去，直到她走到了鄧祿，她想在那邊一定有走江湖的；而忍心的湯姆和其餘的親戚將不再看到她了。

當她急急地走着的時候，她想到了她的爸爸，但她決定秘密地寫一封信叫走江湖的小孩子送給他，讓他知道她是好着，非常快活，而且永遠熱愛着他。

她立刻就跑得氣急敗壞的，於是就改用沈着的快步前進。走了好久之後，她走完了綠的田野，看到一扇通到一條弄堂去的大門，大門兩旁的闊邊上滿蓋着綠草。她又看到一隻驢子，一隻腿被繩子繫在木樁上。走江湖的人往往都有驢子的，所以她想鄧祿總已經不遠。於是她便走進大門，但當她走進那條弄堂時，冒險的恐怖開始抓住了她的小心靈，她幾乎不敢看她的兩旁，唯恐看到一些準備向她跳出來的可怕的東西。於是她向旁邊瞥了一瞥，看到——一雙倒豎着的裸腿，腳底朝着天。牠們看來非常可怕，不像是動物身上的東西。

麥琪再對牠看一看，於是看見了襪襖的衣服和屬於那雙腿的一個黑頭顱。這是

一個睡着的小孩子。

她向前跑得快了一些，但也輕了一些，恐怕驚醒那個孩子。她沒有想到他就是她的走江湖的朋友之一——但那倒是真的事實。

在弄堂的第二塊空場上，麥琪真的看到了黑色的小篷帳，在牠的面前有藍烟在那裏升起，那是她躲避一切文明世界中迫害她的煩愁的隱藏所。她看到一個高大的婦人站在那柱藍烟的旁邊——這是一個抱着一個嬰孩的年輕婦人。那婦人走過來迎她，麥琪發着抖向她的面上望着。她心裏忖道，普萊姨母叫她走江湖的一點也不差，因為一個長着亮而深黑的眼睛和長頭髮的面孔，真有些像她自己沒有剪掉頭髮時在鏡裏看到的那個樣子。

『喂，小姐，你到那裏去？』走江湖的婦人說道。

這真好極了，正是麥琪所盼望着的；那些走江湖的立刻明白她是一個『小姐』，於是客氣地過來接待她了。

『就是到這裏來的』麥琪說道，覺得她是在說着以前在夢中說過的話。『我是



來和你們做伴的。」

「那真好，那未來罷。」那走江湖的婦人牽着她的手說道。麥琪但願那婦人不是這樣憐。

那邊有一大羣人圍着火。一個老婦人盤膝坐在地上，她時時把一隻調羹放進一隻發出香味來的鍋子裏。兩個小孩子躺在近旁，一隻驢子把頭俯在一個一壁搔着牠的鼻子一壁餵牠乾草吃的高大的女孩子上面。落日的餘輝柔和地照着他們，那景象直是

非常美麗非常舒快。麥琪希望他們立刻就吃起茶來。假如她教會了這些走江湖的洗

滌衣服並且使他們對讀書發生了興趣的話，那末一切事情都將是十分有趣的了。

年輕的婦人用那麥琪不懂得的話對老婦人說起話來，餵着驢子的女孩子不作一聲老是向她望着。最後老婦人說道：

『哎，美麗的姑娘，你是來和我們做伴的嗎？請坐下來告訴我們你是從那裏來的？』

『我是從家裏來的，因為我很不幸，我想做一個走江湖的。假如你們願意我要和你們一起過活，我能够教你們許多事情哩。』

『這樣一個聰明的小姑娘，』抱着嬰孩的婦人說着，在麥琪的旁邊坐了下來；而且穿戴着這樣美麗的帽子和衣服，』她一壁說着一壁取下了麥琪的帽子。那高大的女孩子抓住了帽子，把牠戴在自己的頭上，笑了起來。

『你離開了家裏的美麗的屋子嗎？』老婦人問道。

『是的，我家的屋子是很美麗的——但我常常很不幸。我應該帶我的書來的，但我來得非常匆忙。我讀過許多許多書；我能够告訴你們一切關於世上的事。你們可曾聽到過哥倫布嗎？』

麥琪的眼睛亮亮的發着光；她真的開始教授起這些走江湖的來了。但走江湖的沒有去聽她；他們對於年輕婦人擅自從麥琪袋子裏輕輕地拿出來的那些東西，感到更大的興趣。

『哥倫布——是不是就是你住的地方，小姐？』老婦人說道。

『啊，不是，』麥琪憐憫地說道：『哥倫布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他發現了美洲——但這話說來太長了，吃了茶再告訴你們吧……我多麼想吃茶呵！』

這最後的一句話不能自禁地從麥琪的嘴裏發出來。

『哦，她餓了，可憐的小姑娘，』年輕的婦人說道。『你走了很多的路，是嗎？你的家在那裏？』

『在道爾考脫磨坊，離這裏很遠。走江湖人的女皇住在那裏？假如你們沒有女皇，那就應當選一個出來。假如我是女皇，我一定是一個很好的女皇，對每個人都很和善。』

『這是一些食物，』老婦人授給麥琪一片乾麵包和一小塊冷肉說道。

麥琪祇對食物看看不去拿牠，說道：『謝謝你，但你能換些茶和糕餅給我嗎？我不喜歡吃冷肉。』

『我們沒有茶也沒有糕餅，』老婦人蹙了一蹙額說道，好像她已經倦於作樂了。
『啊，那末一些麵包和牛油也可以，』麥琪說道。

『我們沒有牛油，』老婦人不高興地說道；接着兩個婦人便用着她們自己懂得的話滔滔不絕地談了很久的話，有一個小孩子抓住了麵包和肉開始吃起來。

正在那時，那個高大的女孩子向四周看看，說出了什麼一句發生很大的影響的話。老婦人就走去攪動鍋子裏的東西；年輕婦人走進篷帳裏去拿出了碟子和羹匙。麥琪抖了一下，擔心着眼淚會從眼裏流出來。於是跑來了一個男孩子——就是麥琪路過時睡着的那一個。他對麥琪望着，講着奇怪的話語。她感到非常寂寞而且知道不久就要哭出來；這些走江湖的，看來對她一些也不尊敬，她感到在他們中間她是非常柔弱。

於是又來了一個新的恐怖。那邊走來了兩個男人。年紀大些的一個背着一隻袋，

走到面前時，他把袋從背上丟下來，用帶着怒氣的高的聲音對老婦人講話。她也尖聲地罵還他：一隻黑狗跑過來對着麥琪嘻嘻地叫。那個年輕些的男人把狗叱斥了幾句，還拿他手裏的一支大棒打牠。

麥琪覺得她來做這些人的女皇，或是教他們娛樂和有用的智識，是不可能的。

這兩個男人，當他們坐下來從鍋子裏吃他們的晚餐時，似乎在問起麥琪的事情。『這個好小姐是來和我們一起過活的。』年輕的婦人笑着說道。

『啊，非常歡迎。』那個年輕些的男人答道，眼睛看着從麥琪袋裏取出來的東西。麥琪不禁開始想，湯姆對於走江湖人的意見或許是對的；他們一定是些壞賊。老婦人看到她嚇得在發呆。

『我們沒有給一位小姐吃的好東西，』她說道。『來，親愛的，試試看，你能不能吃一些這個，』她從鍋子裏拿了些熱的食物給她。

麥琪不敢不接受牠。呵，要是她父親坐着車子打這裏走過把她帶回去就好了。她不再覺得餓了。她嚇得太厲害了，吃不下去。在最後幾分鐘當中，她對於走江湖人的觀

念改變得很快；她開始懷疑，說不定他們一等到天黑就會殺死她，把她切做幾塊燒來吃掉。現在勉力吃些東西下去也是沒有用的，但是她怕洩露出這些對於走江湖人的感想，怕觸犯他們。她懷疑着他們能不能夠看出她的思想來。

『什麼！你不喜歡你的晚餐，親愛的？試着吃一些——來。』

『不，謝謝你，』麥琪說道。

她從位子上站起身來，假裝着親密地笑了笑。『天已經有些黑了，我想我現在應該回家了。我過幾天會再來，同時帶給你們一籃糕餅——和一些牛油。』

但她的想欺騙這些走江湖人的念頭不多時便消沒了下去，因為她立刻就聽到老婦人說道：『小姐，等一等。我們吃好了晚飯會平平安安的帶你回家的，你將像一個貴婦人那樣騎着馬回去。』

麥琪從新坐了下來。

不久，就看見那個高大的女孩子把驢子牽了過來，並且把兩袋東西放在驢子的背上。

『一起走，小姐，』那個年輕些的男人立起身來說道。

『你住的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道爾考脫磨坊，』麥琪高興地說道。

『那個大磨坊就在聖·奧格鎮不到些嗎？』

『是的，』麥琪說道。『我想我還是走得去罷，對不起。』

『不，我們必需趕快到那邊。』他把麥琪抱起來放在驢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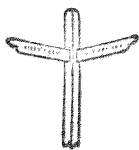
『這是你的帽子，』年輕的婦人說道，『——你要對你家裏人說，我們待你很好，你要這樣說嗎？』

『啊，是的，謝謝你們，』麥琪說道。

現在看來似乎那個男人也預備坐在驢背上，把麥琪抱在他的前面——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景象。後來他真的騎上了驢子，用棒打了驢子一下，於是他們便出發走了。這次騎着驢子趕路，真像一場可怕的夢景。落日的血一般的紅光在他們四周照耀。一路上好像都沒有房屋——祇有兩所差不多沒有窗子的草屋；所有的門都關着。

無疑的，這些是女巫的屋子。

最後，這條弄堂——世界上最長的弄堂——走到了盡頭。接着，看到了一個這樣的路標：



這時麥琪纔知道這走江湖人是真的在帶她回家……

接着麥琪看到一個人騎着一匹白馬。

『啊，停下，』她喊出來道，『那是我的爸爸！爸爸，爸爸！』

這突然來的快樂幾乎帶着些苦痛，在她爸爸沒有到她身邊之前，她哭了。

『幹什麼，這是什麼意思？』他爸爸勒住了馬說道，這時麥琪便從驢背上滑下來向他跑去。

『這小女孩迷了路，』走江湖的說道。『她走到鄧祿地方我們的篷帳裏來，我現

在正帶她回家去。到這裏來這路真遠，我們足足走了一整天。」

「朋友，把這個拿去，」都里浮先生給他五個先令說道：「謝謝你。我是不能失去我的小女孩子的。」

「怎樣，麥琪，這是什麼一回事，這是什麼一回事？」當他們一同騎着馬在跑的時候他說道：「你怎樣會到外邊去瞎跑迷失了路的？」

「啊，爸爸，」麥琪說道，「我跑開，因為我非常苦惱。湯姆對我非常惱怒，我受不下。」
「怎樣，怎樣！」都里浮先生溫柔地說道，「你不可以想從爸爸那裏跑開的，你爸爸假如沒有了他的小女孩子他將怎樣辦呢？」

第十二章 葛萊格先生和葛萊格夫人在家裏

葛萊格夫人在拜訪都里浮夫人的第二天早晨坐在餐桌旁吃早餐的時候，她的眉頭仍舊帶着愁容。看明白這情形的葛萊格先生，謹慎地決定不作一聲，讓她妻子先開口；因為對於她那樣容易發怒的脾氣，最輕微的一觸也會傷害她的。

葛萊格夫人極想利用任何一個機會來和人家吵架；這真是非常不愉快的，她竟

完全找不到一個機會。最後她決定把他的沉默來作爲她吵架的藉口。

『喂，葛萊格先生，』她開始說道，『是不是這就是我做你這些年好妻子的酬報？這是不是就是你對待我的道理？』

葛萊格先生抬起頭來。『怎樣——我現在對你做了什麼錯事了？』

『我常常聽得人家說，一個丈夫的責任是當他妻子受人侮辱的時候竭力去保護她，而不是對她幸災樂禍。』

『現在，你有什麼理由說那樣的話？我幾曾對你幸災樂禍了？』

『葛萊格先生，有許多事情不開口比開口更壞哩；你來吃你的早飯，對我望着，好像我是你脚下的一塊爛泥似的。』

『爲什麼你這樣不講理？』

『你纔講理呢，葛萊格先生。』

『那末你要聽理嗎？』葛萊格先生嚴厲地說道。『我對你講的最好的理，就是昨夜對你說的——就是假如你僅僅爲了自己惹起了相罵就要去討還那筆錢，那末』

你是不對的。牠現在放的那地地方是够靠得住的，你要另外找一塊地方就非常不容易，你到什麼地方能够找到五分錢的利息？」

『和我相罵把我趕出屋子的是都里浮先生。或許你還寧願我留在那邊受人家的罵罷？』

『有誰聽說過這樣的事嗎？』葛萊格先生發怒道。『我一切事情都爲你打算，我讓你管着你自己的錢，我已替你預備好我過世後用的一筆大錢，遠過於你期望的一筆大錢——而你還要接連二三地對我這樣子，叫着咬着像一隻瘋狗！』

葛萊格夫人狂暴地搖着鈴，直等到僕人出來。

『替我點上我寢室裏的火，拉攏窗簾。葛萊格先生，你可以告訴廚子你中飯要吃的東西；我要吃牛奶。』

她橫過房間，走到書架旁邊，取下巴克斯透著的聖徒之死（*The Saints' Rest*）

（*by Baxter*），把書帶到樓上去。每當家裏死了人，或發生了特別的事情的時候，她常常把這本書打開放在自己面前的。

或許聖徒之死稍稍平靜了她的情感；或許這是由於牛奶；或許這是由於她丈夫的指示，說是她這五百鎊錢還是放在老地方的好；再不然，這或許是由於她丈夫說了他死後留給她錢的話。下午，她走下樓來；到了黃昏時候，葛萊格先生和葛萊格夫人就很親密地談着都里浮家的事了。

「他是一個可憐人，因為景況很困難。我怕他會破產。」葛萊格先生說道。

「我不屑注意這種人的行動，」葛萊格夫人說道。她還說：「看她姊妹的面上，她可以讓他稍微遲些還這五百鎊錢。」

*

*

*

+

*

這個時候，都里浮先生正在東奔西走的尋找一個願意借給他五百鎊錢的人。

「這個人必須不是瓦根律師的朋友。」他說。但是他唯一能夠找到的人正是一個瓦根的朋友。

命運之河已在牠的水流中抓住了都里浮先生，正像他自己的磨坊小溪中的一根可憐的麥稈。

第二編 求學時代

第十四章 湯姆在斯坦林先生那裏讀書

都里浮先生讓湯姆留在斯坦林先生的家裏，自己坐着車子回去，心裏非常稱心。他認爲他幸而想到去把替湯姆請先生的事請教列萊。這位斯坦林先生看來非常有學問；他談起話來那樣聰明有見識——他回答都里浮先生的吞吞吐吐呆呆笨笨的句子道：『我明白，先生；我明白——』『當然，當然；你要你的兒子成爲一個在世界上做一番大事業的人。』並且，他還向都里浮先生討論飼養牛犛的方法，又講了幾個好的故事。斯坦林顯然是一個懂得任何事情的第一流人物——他知道得很清楚，要和那些律師們並駕齊驅，湯姆必須讀些什麼書。

我們不必笑都里浮先生，因爲我知道有許多受過更高深的教育的人也會走到了錯路上去的，而且他們的理由也並不比他強些。

*

*

*

*

*

最初三箇月中，在斯坦林先生的教管之下，湯姆確實是有些吃苦的。

他從前的學校生活是很自由自在的。他喜歡遊戲——尤其是打架。校長傑可勃先生，學生子們通常稱他做『老眼鏡』、『老眼鏡』一點都不能使湯姆怕懼，也不能給他多大的智識。湯姆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會有和傑可勃先生完全不同的校長，或是和從前完全不同的學校。

湯姆立刻覺得在斯坦林先生家裏過日子真是苦生活。他必須學拉丁文，他又必須照新法子學習英文的發音。他是非常害羞的——這使他發起音來更加困難了，因此他回答斯坦林先生或斯坦林夫人的話時，幾乎不敢說出一個字來，甚至在吃飯時他也害怕人家問他再要不要點心。但是他又不能像輕視老眼鏡那樣輕視斯坦林先生。

小都里浮是斯坦林先生的第一個學生；假如他能教好湯姆，那末其他的學生就會接踵而來。所以他決心要把湯姆教好。

斯坦林先生常常對他說：『教導出於自然。』或許就爲了這緣故，他的教授法就

採用着完全和動物世界一樣的那種盲目的自然的方法（也同樣不注意到想像力的培養。）鳥兒們造牠們的巢，螞蟻們築牠們的蟻塚，完全抄着牠們過去的和牠們祖先的老法子。在造在築，甚至牠們換了一塊老法子完全不能適用的完全不同地方，牠們還是襲用着牠們的老法子。因此，斯坦林先生的所以要教湯姆讀拉丁文，正是因為他自己從前也曾在學校裏學過拉丁文的緣故，而且教的方法也完全和他自己被人教的時候一樣。

他立刻斷定湯姆是一個十足的笨孩子，並且疑心他沒有盡力用功。在學習關於狗、馬和戶外的事情上，湯姆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困難，（或許比斯坦林先生更覺得容易些，）但學習拉丁文他確實感到非常困難。

「你對於你學的東西沒有興趣，」斯坦林先生或許要這樣說——那倒是事實。他對於湯姆的讀書教管得非常嚴，因為他認為湯姆是一個不嚴就不會讀書的孩子。他並不是一個壞脾氣的或是無情的人——剛巧相反；他在吃飯的時候和湯姆開玩笑，矯正他的錯誤的發音，一切舉動都充分的表現着遊戲的態度；但湯姆卻從來

不慣於斯坦林先生那樣的玩笑，並且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一種苦痛的感覺，覺得他所做的和說的每件事情都是錯的。

至於拉丁文，竟使他那樣感到苦惱，以致在他照例爲他雙親和妹妹向上帝禱告，並保證自己會『遵守上帝的戒律』之後，他又用同樣輕的聲音加上一句說道：『願你使我記住我的拉丁文。』第二天，拉丁文似乎好了一些，但後來甚至祈禱也似乎失掉了効力。

至於說到遊玩——湯姆常常跟着斯坦林先生出去散很久的步；同時斯坦林先生也說過，他下半年要聘請一位體操教師。此外，斯坦林夫人認爲在空閒時『使他有事做』，對於孩子也是很好的，所以每當保姆忙着照料小園圃的時候，她就派他去看管她的小女兒蘿拉。蘿拉這小女孩現在正開始在學步，她腰裏束着一根帶，湯姆就拉住這根帶牽她走路，好像她是一只小狗。

湯姆多麼渴望着遊伴呵！他在心中祕密地渴望着麥琪能和他在一塊；他會原諒她所有的過失，所有的疏忽——祇要她能在這裏。

遊伴呵！——老是斯坦林先生——祇有斯坦林先生——整天是斯坦林先生——日日夜夜和他在一起的就祇有這位斯坦林先生。

第十五章 麥琪去看湯姆

在這愁苦的半年結束之前，麥琪真的來看他了。斯坦林先生曾經邀她來和她哥哥住一時；因此，當都里浮先生遲遲的在十月裏趕着車子來的時候，麥琪也同來了。

這還是都里浮第一次來看湯姆——因為他認為不應該使湯姆常常想到家裏。

『呀，我的孩子，』他對湯姆說道：『你身子看來很好！學校對你很適合。』

斯坦林先生走出房間，告訴他妻子他們到來的消息。

『我不覺得我身體好，爸爸，』湯姆說道。『我希望你要求斯坦林先生不要叫我學拉丁文。牠常常使我覺得身體不舒服。』

『胡說，』都里浮先生說道，『你應該學你先生教你的東西；他知道你適宜學習什麼東西。』

『湯姆，我現在要來幫助你，』麥琪說道，她想來安慰他鼓勵他。『我要來和你住好久時候，假如斯坦林夫人要求我的話，我帶了我的箱子和衣服來的。』

『你來幫助我，你這呆笨的小東西！』湯姆說道，想到他已表明給麥琪看，她對於這種事情是絕對無法幫他忙的，覺得非常樂意。『我倒要看你做做我的功課看。女孩子從來學不上這種東西的，她們太笨了。』

『我很明白拉丁文是什麼東西，』麥琪自信地說道。『英文字典裏也有拉丁字。Bonus 就是一件禮物。』

『不，你剛剛弄錯了，麥琪小姐，』湯姆說道，心裏暗暗在驚奇。『你以為你非常聰明，但是 Bonus 解釋「好」—— Bonus, bona, bonum.』

『好罷，有什麼理由牠不可以也解釋做「禮物」呢？』麥琪說道，『牠可以有許多解釋，幾乎每個字都是這樣的。譬如「氣」一個字——牠可以解釋做我們呼吸的空氣，也可以解釋做一個人外表的神氣——他真神氣了。』

『好極了，小姑娘，都里浮先生笑着說道，但湯姆對於麥琪的聰明，覺得很有些氣

惱，雖然他想着她正要和他住在一塊時覺得再快活也沒有。假如她去查考考他的書本的話，她的得意或許就會消失。

斯坦林夫人在邀請信裏並沒有說要麥琪逗留一個星期以上的話，但斯坦林先生把麥琪抱在他的膝上，問她那裏來的這雙墨黑的眼珠，並且一定要她在他們那裏逗留兩個星期。麥琪心裏想，斯坦林先生倒是一個很有趣的人，都里浮先生也因為把他的小女孩子留下，她可以有機會在陌生人面前顯示她的聰明的地方而覺得十分得意。

『好，那末現在跟我到藏書室裏去，麥琪，』當他們的爸爸坐着車子去了之後，湯姆說道：『爲什麼你搖着頭，你這笨東西？』他接下去說道，因爲她的頭髮現在是光滑地梳在她的耳朵後面。

『啊，我禁不住呀，』麥琪不耐煩地說道：『不要煩我，湯姆。』

『啊，這麼多的書呀！』當她看着藏書室裏的書架時她喊道：『假如我也有這麼多書多麼好呵！』

「有什麼好，你一本都看不懂，」湯姆得意洋洋地說道：「牠們都是拉丁文的。」

「不，牠們不是拉丁文的。」麥琪說道：「我看懂這本書的書脊，『羅馬帝國衰亡史。』」

「好，那末牠是什麼意思？你不懂，」湯姆說道。

「啊，我立刻就會想出來的。」麥琪侮慢地說道。

「那末，怎樣說呢？」

「讓我看看裏面，看看牠講些什麼東西。」

「你還是不要那樣做好，麥琪小姐，」湯姆看見她的手放在書上便說道：「斯



坦林先生不經同意是不許人家動他的書的，假如你把牠拿出來，我會挨罰的。」

「啊，好，好，那末讓我看你所有的書。」麥琪說着把她的雙臂圍住湯姆的頭頸，一面拿她的圓圓的小鼻子在他的頰上擦着。

湯姆心裏快樂極了，因為現在又有親愛的老麥琪在和她吵架了，他用手臂箍住她的腰，開始繞着藏書室裏的大桌子和她跳起來。他們愈跳愈遠，直到麥琪的頭髮從她耳朵後飛散開來。最後跳到了斯坦林先生的小書桌跟前，嘩啦一聲，他們把牠撞倒了。好久湯姆嚇得呆呆地站着，怕斯坦林先生和斯坦林夫人會走出來。

「啊，我說麥琪，」他終於扶起了桌子說道，「我們必須靜着，你知道。假如我們打破什麼東西，斯坦林夫人要發怒要罵我的。」

「她是不是一個暴躁的女人？」麥琪問道。

「啊，她怎麼不是呢！」湯姆點點頭說道。

「我想所有婦人都要比男子暴躁些，」麥琪說道。「葛萊格姨母要比葛萊格姨丈暴躁得多，媽媽罵我也要比爸爸罵得多些。」

『是了，你也有一天要成爲婦人的，』湯姆說道。

『但我將是一個聰明的婦人，』麥琪說道。

『啊，我敢說，你的確會這樣；並且是一個討厭驕傲的東西。每個人都會恨你啊！』

『啊，你不應該恨我，湯姆；假如你真的恨我，那你真惡極了，因爲我仍是你的妹妹呵！』

『是的，但假如你是一個執拗而討厭的傢伙，那我就恨你。』

『啊，但是湯姆，你不要這樣！我不會教人討厭的。我將對你很好——我將對任何人都很好。你不會真的恨我，是嗎，湯姆？』

『啊，我不知道！我要讀書了。看這裏！看我做的東西，』他說着把麥琪拉向自己，拿自己的課卷給她看。『我看你能懂得多少。』

麥琪覺得拉丁文非常有趣，因爲她喜歡生字，並且不久就在書本末了幾頁上看到了一張拉丁字帶有英文解釋的表。她立刻決定不去管文法規則，但祇去讀一些例子。這些不知從那本書上摘錄來的神祕的句子，引起了她的幻想：『這幸運的人受到』

每個人的祝賀，因為他有這樣一個非凡的兒子。」她對於「幸運的人」這幾個字感到十分有趣，並在心裏在想，是否這「非凡的兒子」完全和湯姆一樣。「他在一座密得看不見星子的樹林裏迷了路」——誰迷了路？——這奇怪的樹林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他要看到星子呢？呵，當然是要去尋他的出路吧——那末他怎樣去尋他的出路呢？

「喂，麥琪，那末把這拉丁書給我。」

「啊，湯姆，這是一本多麼好的書。」她從那張大椅子裏跳出來把書給他說道。「我能立刻把拉丁文學會，我想牠不是很難學的東西。」

「我知道你一直在做什麼；你一直在讀末後的英文。隨便那個蠢東西都會那樣做的。」

湯姆抓住了書，帶着堅決的神氣把牠打開來，好像表示出他要讀一課「蠢東西們」都不能讀的書的樣子。麥琪掉過頭去看着書架上的書。

不久湯姆叫她道：「麥琪，來聽我到底能不能背牠；站到桌子的那頭去，斯坦林先

生聽我背書的時候就坐在那裏的。」

麥琪聽從了他的話，拿了那已打開了的書。「你從那裏背起，湯姆。」

「我從末尾有 "H O R E" 二個字母的陰性名詞的規則那裏背起。」

湯姆順溜地背了三行，接着頓住了背不下去了。「不要提我，不要提我。」

「不提你，」麥琪張着嘴搖着头說道。

「啊，把書給我看看……啊，我知道了。」

他背下去，接着又頓住了。

麥琪提了他。他笑她讀拉丁字的怪樣的發音，她很氣怒。「我對你說女孩子是不能讀拉丁文的，」他說道。

不久，他們被領到去坐室裏，消磨殘餘的黃昏。麥琪和斯坦林先生講着話，湯姆對她同斯先生講話的勇敢態度非常驚愕。但當斯坦林先生說到：「他曾經聽到人家說起過的一個小女孩子，有一次逃到走江湖的人們那裏去」時，她的勇敢的態度就突然貶抑了下來。

「那真是一個怪小女孩，」斯坦林夫人開玩笑地說道——但他的玩笑並不很適合麥琪的胃口，於是麥琪就去睡了，覺得自有些丟臉。

這次去看湯姆的兩個星期，對於麥琪是非常幸福的日子。當湯姆做功課的時候，她可以和他一起留在藏書室裏，她學得了許多他的拉丁文書裏的例子。

斯坦林喜歡和她談話，他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告訴湯姆，她要跟斯坦林先生讀書，學習和他一樣的功課；她自信能夠做這樣的工作。

「我保得定你不能做這樣的工作，」湯姆說道，「假如你能够，我立刻就去要求斯坦林先生。」

「我將自己去要求他，」麥琪說道。

「斯坦林先生，」當天晚上她說道，「假如你不教湯姆而在教我，我能讀拉丁文和湯姆所讀的書嗎？」

「不，你不能够，」湯姆憤憤地說道；「女孩子們不能做這些事情的，是不是，先生？」

「我敢說，她們能够學得每種東西的一些皮毛，」斯坦林先生說道。「她們很有

某種聰明。她們很機警敏捷，但她們不能深入事理。」

湯姆聽到了這個評判，非常高興，在斯坦林先生的椅子背後，對麥琪點點頭，表示他的得意。

至於麥琪，她是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侮辱的。她有生以來一直都被人家讚爲『聰明機警』的——但現在這聰明機警四個字似乎是劣等的別名了。那倒還是像湯姆那樣呆笨的好。

『哈，哈！麥琪小姐！』祇有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湯姆說道，『你看「聰明機警」並不是什麼好東西。你將「永遠不能深入事理」，你知道嗎？』

麥琪一想到這個可怕的命運就非常震駭，甚至話也沒有回答。

當這個『聰明而不深刻』的小人坐着車由魯克領回去之後，藏書室對於湯姆又靜寂了起來，他覺得沒有了她是非常難過的。她在着的時候，他精神確實振作一些，書也讀得好一些。她曾經問過斯坦林先生許多關於羅馬帝國的問題，因此，湯姆纔開始知道世界上確實曾經有過這樣一種沒有到學校裏去學習就懂得拉丁文的幸運。

的民族。

* * * * *

這愁苦的半年終於漸漸過完。到離放假祇有三個星期時，湯姆在花園的角落裏插了二十一根棒。他每天拔去一根，並且遠遠把牠丟掉。

最後，當車子一無聲息地拉過蓋着白雪的橋時，他看到了家裏坐室窗子的亮光。他從冷空氣裏投進那熱房間的溫暖接吻和微笑之中。他看到那同一的親熱的老地氈，同一的親熱的椅子，那些圖畫也絲毫沒有改變。

從來沒有一種舒適的感覺能够像我們在出身的地方所感到的那樣舒適的。在那邊，一切傢具對於我們都是非常親熱的，因為那邊是我們以前生活過的地方。對於那邊的任何一件小東西，我們多麼熱愛着呵！對於這些我們生命中的老伴侶，我們是多麼熱愛着呵！牠們是和我們真正快樂的時代永遠分不開的呀！

第十六章 聖誕節

這是一個飄着霜雪的真正的聖誕節。摩思姑母和摩思姑丈帶着他們所有的孩子們來吃聖誕餐。桌上放着一只大布丁，許多胡桃，許多糖果和許多糕餅。在这一切東西裏，聖誕節顯得和湯姆所能記憶到的一切聖誕節一樣愉快——或許更要愉快些，因為現在有遍天漫地的大雪，雪戰和滑冰的遊戲。

但是這次的聖誕節卻沒有往常那樣的快樂，雖然湯姆又復感到了家庭的樂趣。聖誕節是愉快的，但都里浮先生不覺得愉快。他非常發怒；他藐視他的敵人們；當他在桌上講着他的受辱的故事的時候，他的聲音愈來愈高。湯姆覺得世界上充滿着壞蛋，而大人們做起事來總要有大的爭吵的。湯姆不喜歡爭吵，除非有一個堂堂正正立門的機會。

「敵人」是劈華脫。劈華脫在小溪對岸有一塊地皮，並且開掘着一條水溝。在這聖誕餐的桌上，都里浮先生講話的唯一的男聽衆是摩思先生——但現在都里浮先生並不是在說服一羣聽衆，他祇是講着去洩發他自己的牢騷。這頓好聖誕餐使摩思先生昏昏欲睡；但摩思夫人對於有關她哥哥的每件事情都很關心，偶然也插一兩句

嘴。

「劈華脫在這裏是一個新名字，是嗎，哥哥？」

「新名字？是的，不錯！」都里浮先生憤憤地說道。「道爾考脫磨坊在我們家裏已有一百多年了，但劈華脫這名字在這條河的四周還沒有人聽到過哩，直到這個傢伙買了平康勃的田產……我要他的命！」都里浮先生舉起酒杯接下去說道。

「哥哥，我希望你不至於弄得和他打官司。」

「我不知道我會被逼得怎樣做；但我知道我要逼他怎樣做，假如這世界上還有公理的話。我知道這幕後有誰在指揮——這是瓦根！我知道瓦根告訴他打起官司來他會贏；但瓦根之外還有律師哩。要壓倒也必須要有一個大壞蛋；但更大的壞蛋也可以找得到哩。瓦根在勃倫萊的那個案件上失敗了……人家告訴我劈華脫的水溝不會停止我的磨輪，這是廢話；我知道他的水溝會制止我的磨輪的；關於水，我知道得像任何人一樣多——哎，摩思，對嗎？」

摩思夫人隔着桌子望着她的嫂嫂說道：「我看到哥哥這樣發怒，並爲水溝的事

這樣煩惱，心裏很難受。」

「這是你哥哥的脾氣，摩思夫人，都里浮夫人答道。當都里浮先生脾氣壞的時候，她對摩思夫人說到時常常稱做「你的哥哥。」

「我希望他求他不要去打官司。有理的方面在法庭上不見得就常常會得勝。這位劈華脫先生是一個富人，富人打起官司來總是能夠稱心如意的。」

「我有時候想，都里浮夫人說道：「我快要被這些法律和水的談話弄得發瘋了。現在我們從早晨起來到夜裏睡覺整天就鬧着「法律」和「水」但我並沒有反對他，我祇對他說：「你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但你無論怎樣做，決不要去打官司。」

照例，都里浮夫人對她丈夫說的話總是使他背道而行的；而他妻子的話更使他急於去打官司的，那就是他在每個交易日親眼看到瓦根先生一事了。因為使他上次和狄克斯涉訟失敗的是瓦根；使他在橋的爭執上失敗的也是瓦根。而最後的一滴苦酒是他不得不去向瓦根的朋友借那五百鎊錢。他這次要給瓦根一些厲害看看！

「爸爸，湯姆在假期將完的一個晚上說道：「葛萊格姨丈說瓦根律師預備把

他的兒子送到斯坦林先生那裏去讀書。你不願意我和瓦根的兒子同學，不是嗎？」

「這沒有關係，」都里浮先生說道。「祇要你的功課都不比他壞。那孩子是一個可憐的殘廢者，面貌上他像母親的地方多而像父親的地方少。但這是瓦根看重斯坦林先生的證據，瓦根很識貨。」

都里浮先生暗暗地在得意，他的兒子受着和瓦根的兒子一樣的教育。但湯姆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可以安慰的事；假如小瓦根不是一個殘廢者，他或許可以有機會和他隨時堂堂正正地立門幾場；但……不幸菲力普·瓦根是一個殘廢者。

第十七章 新同學

「喂，都里浮。我們再見到你很高興，」斯坦林先生熱忱地說道。「脫掉你的外衣，到藏書室裏去等着吃飯罷。你可以在那邊找到熊熊的火爐和一個新的伴侶。」

湯姆脫掉外衣的時候覺得很不舒服。他曾經在聖奧格看到過菲力普·瓦根，每次看到時他總是趕快把眼睛掉到別處去，不去看他。

『這是你的一位新伴侶，都里浮，』他們走進藏書室時，斯坦林先生說道，『菲力普·瓦根。我要讓你們自己去相識相識。你們已經互相知道了一些，不是嗎？』
因為你們是隣居。

湯姆非常狼狽，菲力普從坐位上站起來膽怯地瞧着他——斯坦林先生很聰明地掉轉身來向外走，並把門關上。

菲力普又想走到湯姆那邊去，又不敢走過去，他想湯姆不高興望他，同時他走起路來他的殘疾就最容易被看出來。湯姆走到火爐旁邊取暖，時時掉過頭去看菲力普。這時菲力普已經坐了下來，正在他面前的一張紙上畫着圖畫，他一壁畫着一壁想他可以和湯姆講些什麼。

湯姆漸漸對菲力普的臉孔看得忙起來，而且看的時間也漸漸長起來。湯姆想，這果真不是一張討厭的臉——非常蒼老。他猜想菲力普大自己幾歲。看來他很蒼白衰弱；很明顯的，他決不會玩什麼遊戲——但看來他圖畫畫得很好；他毫無困難的畫着一樣一樣東西。他在畫些什麼呢？

湯姆現在烤火烤得非常暖了。當然即使祇是這樣一個殘廢者也總比沒有伴侶好些。他突然橫過房間走來看着菲力普的紙頭。

「什麼，這是一隻背着籃子的驢子！——又是一隻狗和幾隻啄着麥粒的雞！他叫喊起來，他的舌頭因驚奇和讚美而鬆弛着。」
「啊，我的乖乖，但願我能學到這樣子！」

「啊，你不要學習就會畫的；我從沒有學過圖畫。」



「從來沒有學過！我畫起狗和馬來，頭和腿總不配的。」湯姆想他不必對這個傢伙過分謙虛，因此又說道：「但我敢說，假如我試起來我就會畫牠們的。」

「啊，是的，這是非常容易的。」

「但你沒有學過什麼東西嗎？我想你大概已經讀過許多時候書了。」

「不，」菲力普微笑着說道，「我學過拉丁文和希臘文——還有習字等等。」

「呵，但是——我說，你不喜歡拉丁文，是不是？」

「拉丁文並不麻煩。」

「你等着吧，等你學到了名詞的陰性——」

「呵，這些我都已經學過了；我現在不再學這些東西了。」菲力普說道。

「那末你不學和我一樣的功課了？」湯姆帶着失望的感覺說道。

「是的——但我希望我能幫助你。假如我能够，我很願意。」

瓦根的儿子看來並不像湯姆料想的那樣討厭。

「我說，」不久湯姆說道，「你愛你的爸爸嗎？」

「是的，」菲力普臉孔很紅很紅的說道。「你也愛你的爸爸嗎？」

「啊，是的——我祇要知道，」湯姆覺得很羞地說道。

「我想不出爲什麼每個人都應當學拉丁文，」湯姆急急回到前面的話題說道。

「我看約翰·克拉克爵士也不見得懂拉丁文，但他騎馬騎得比任何一個鄰居都好。」

「當然他在做小孩子的時候學過的，」菲力普說道，「不過現在或者已經忘掉。」

「好罷，那末我要學習牠了，」湯姆說道。

菲力普笑了起來。「我記得許多東西。有幾課書我非常喜歡，我喜歡希臘史。我但願自己是一個希臘人，並且去和波斯人打仗。」

「希臘史裏也有像大衛和賽姆孫那樣的打仗的故事嗎？」

「啊，是的；有許多關於希臘人的極好的那類故事。」

「喂，你願意告訴我嗎？」湯姆先用一隻腳跳着後來再用那另一腳跳着說道。

『啊，好的。在希臘故事之外我還懂得許多別的故事。』

湯姆想使自己更和菲力普平等些。

『我能告訴你怎樣釣魚，』他說道。『你能够釣魚，你能够嗎？這祇要一直站着或是坐着，你知道，』他說道。

『我頂恨釣魚。我想人們坐在那裏一點鐘又一點鐘的守着一根釣線真像瘋子。』

『哎，但當他們捉到一條大魚時，你就不會說他們像瘋子了！不會！』湯姆說道。顯然，瓦根的兒子有許多討厭的地方，而且必須疎遠他。

第十八章 湯姆和菲力普

湯姆對於菲力普的感情還老是在好好歹歹之間——正像他們第一次會談時一樣。他不能完全忘却菲力普是一個『流氓』的兒子，但他喜歡和菲力普做伴——當菲力普脾氣好的時候，況且菲力普又在拉丁文上幫着他的忙哩。

在這半年中，日子對於湯姆稍稍好過了一些。菲力普讀書進步得很快，而且他是

一個非常聰明的學生，斯坦林先生教他比教湯姆更要熱心些；因為他教菲力普更容易顯出好成績來。湯姆的功課也來得鬆點了。況且他還有菲力普幫他的忙。所以他能够十分愜意地讀下去，受到些教育。

他的舉動和站立走路的姿勢都有了很大的改良。這一部應歸功於坡爾透先生。坡爾透先生是一個曾經跟着惠靈頓在西班牙打過仗的老兵。他是請來教湯姆的體操的，同時他對於體操功課也和湯姆一樣感覺到興趣。上體操課時，坡爾透先生老是講着許多自己打仗的故事——這在湯姆聽來的確比菲力普的關於幼利賽斯和別的希臘英雄的故事好聽得多——因為幼利賽斯等希臘英雄大概是杜撰出來的人物，而惠靈頓（在當時）卻還活着。聽來坡爾透先生的這一隊兵在牠與分的各次勝仗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惠靈頓曾親自嘉獎過坡爾透先生說：『坡爾透那個好傢伙，而當他受傷了之後，那個替他看病的醫生對他創口痊癒的奇特情形非常驚異。

湯姆時時對坡爾透先生親身經歷過的其他戰事發出好奇的問題使得他的這位體操先生發怒。

『坡爾透先生，服爾夫難道不是一個特出的戰士嗎？』

『完全不是！』坡爾透先生輕蔑地說道。『他死在魁北克戰場上的。這算不了一回事——被殺死了！任何一個我的刀傷就可以使服爾夫那樣的傢伙死的！』

『坡爾透先生，我希望你帶你的劍來演劍術，』湯姆說道。

一天下午，劍果然帶來了。

『牠曾經斬下過一個人頭嗎？』湯姆敬佩地拿起牠來說道。

『斬下頭？！』假如他有三個頭，那牠或許已經斬過了！肉搏的時候劍是最好的傢伙。』

坡爾透先生非常興奮，他突然把劍拔出來，湯姆急忙跳到後面去。

『啊，』湯姆喊道，『假如你預備試劍，那末讓我去叫菲力普。他一定也喜歡看你的。』

『什麼，那個殘廢的傢伙！他來看有什麼用？』

『啊，他懂許多關於打仗的事，』湯姆說道，『他還知道兵士們怎樣用弓、箭、戰斧』

來打仗哩。」

「那末讓他來。我要給他看和弓箭不同的一些東西！」坡爾透先生試着把劍一揮說道。

湯姆跑進去到菲力普那裏。他正在坐室裏彈着琴同時口裏唱着——着迷在他的音樂上，完全沉浸在快樂裏。

「來，菲力普，」湯姆衝進去，喊道。「不要祇在那裏「啦啦啦」的吼着，來看老坡爾透在操場上試劍。」

音樂的陶醉無禮地被打斷了——極愚蠢極無意義地被打斷了，因為湯姆知道（要是他曾經想一想）菲力普甚至連聽到體操課都恨的。

菲力普臉孔發紅。「滾開，你這大蠢貨！」他兇狠地說道。「誰許你來對我嘩啦啦的；你沒有資格對一個高明的人說話哩！」

湯姆發着火答道：「我有資格同比你高明的人說話。你知道我祇爲你像姑娘一樣軟弱纔不打你的。但我是一個正直人的兒子，而你的爸爸卻是一個流氓——每個

人都這樣說的！

他從房裏衝了出來，並把門彭的一聲關上。

斯坦林夫人從自己的房裏走下來查究吵鬧的原因。她發見菲力普坐在地板上傷心地啜泣着。

『什麼事，瓦根？爲什麼這樣嘩啦嘩啦的？』

菲力普抬起頭來，急急地揩乾眼淚。

『這是都里浮；他走進來要我和他一同出去。我有些不舒服；我——很不好過。』

湯姆回到操場，坡爾透先生正在演劍術給他最熱烈的讚賞者——他自己——

看他沒注意到湯姆的回來，祇獨自在喊着：『預備！！！取守勢。一——二——三！』

『坡爾透先生，』表演完了後湯姆說道，『懇求你把你的劍借給我——祇要借一會兒。』

『不，不，年輕的先生，』坡爾透先生說道：『你拿去會弄傷自己的。』

『假如你能借給我一個星期，我願意給你五個先令。我將把牠藏在我的床下，這

樣斯坦林先生就不會看見牠。」

「好罷，先生，我拿你五個先令，這就是保證你不用劍去損壞東西。」坡爾透先生不服服地說道。

湯姆得意洋洋地帶了劍走了，當夜他想着，等麥琪第二次來看他時他就把牠用一塊紅手帕縛在腰裏嚇她一嚇，這樣想着想着就昏昏睡着了。

要是婦女們不再讚賞穿制服的兵士們，那末戰爭和武器說不定都會消滅罷。

第十九章 麥琪第二次來看湯姆

兩個孩子上次相罵了一場之後還沒有和解。湯姆太無禮太粗暴了一點；他觸到了菲力普的弱點，使他好像受他故意傷害他了似的苦痛起來。湯姆不懂得爲什麼這次相罵之後他們不能像上幾次一樣又和好起來——裝作好像不會有過這回事那樣。但過了幾天，他看出了他的和好的表示沒有被接受後，他就決定不再要求菲力普替他做任何事情——拉丁文、圖畫、故事和任何東西都不請他幫忙不請他做。他們大

家保持非常客氣的態度，不使斯坦林先生看出一些祕密來。

接着，麥琪來看湯姆了。

她看着湯姆的新同學不禁很感興趣。她來的時候正是他們上課的辰光，她坐着等候，當時菲力普正在聽斯坦林先生講書。湯姆曾在信中告訴她：『菲力普懂得許多故事——不是你那樣的笨故事；』從這句話和她看着他上課後，她相信他一定是非常聰明的。她希望她和他談話時，他也認為她是聰明的。她對於一切殘廢的生物都很具同情；她寧愛長着彎曲的頭頸的小羊羣，因為那些壯健的小羊羣都不關心到人家對牠們的撫愛的。她也常常希望湯姆對於她的愛他更能關心一些。

『我看菲力普·瓦根似乎是一個好孩子，湯姆，』當他們從藏書室裏出來，走進花園去時，她說道。

『啊，他是一個奇怪的傢伙，』湯姆立刻說道，『他對我非常氣怒，因為我對他說他的爸爸是一個流氓。但你現在獨自在這裏等一下吧，麥琪，好不好？我要到樓上去做一件事情。』

愛的。

『我不可以一同去嗎？』麥琪說道，在這重逢的第一天，她甚至連湯姆的影子也愛了。

『不，這件事我以等一會告訴你——但現在還不能告訴你，』湯姆說着就溜去了。

下午，孩子們在藏書室裏讀書。湯姆讀着拉丁文書，像祈禱般的動着嘴唇；菲力普在房間的另一端看着兩本書，面上卻很悠閑自得，煽動了使麥琪的好奇心。菲力普從書本上抬起頭來，看見有一對疑問的黑眼睛正望着他。他想都里浮的妹妹似乎是一個好小孩子，完全和她哥哥不同，他希望他自己也有一個妹妹。

『我說，麥琪』最後湯姆翻攏了書，急急地把牠們放開一邊說道，『現在我已經做好了我的功課，你跟我上樓去罷。』

『什麼事？』他們走出了房門，麥琪說道。回想到湯姆上一回到樓上去的事，她不禁疑惑起來。『你在對我玩什麼花樣，是不是？』

『不，不，麥琪，』湯姆極溫柔地說道：『這是一件你一定會非常歡喜的東西。』

他把一隻胳膊繞着她的頭頸，她也把她的胳膊抱住他的腰，他們就這樣一同走上樓梯。

『我說，麥琪，你切不可告訴別人，你知道——否則我會挨罰的。』

『這是活東西嗎？』麥琪說道，她以為湯姆私下養着一些兔子。

『啊，我不告訴你，』他說道。『現在你到房子角落裏去，閉起眼睛來，我就去預備。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張開眼來。你切不可叫喊，你知道吧。』

『啊，但假如你嚇我，我要叫起來的，』麥琪說道。

『你不會嚇的。現在閉起眼來——不要偷看。』

湯姆已經仔細地想出了這件玩意兒。他用一根燒焦的柴枝畫了粗黑的眉毛和長鬚。頭上縛了一塊紅手帕，兜胸也紮了一塊。於是他拿着劍，把尖頭點在地上。

『現在看吧，麥琪！』

麥琪臉上好一會現着驚惶的神色，湯姆看到她這樣的神情，心裏非常得意。於是她笑着說道：

「啊，湯姆，你把你自已弄得像戲劇裏的青髯公。」

湯姆看得很明白，麥琪並沒有把那把劍十分看重。他蹙了蹙額；接着舉起劍來向她指着。

「啊，湯姆，請你別這樣！」她說着就把身子退後溜開了。「我要喊起來——我知道我會喊起來啊，別這樣！我悔不該上樓來的！」

「我是惠靈頓！快步跑！」他把劍仍舊指着麥琪，一面向前走着說道。她眼裏滿是淚水，投到床上，這是她遠避他的唯一的辦法。

「斬刺！取守勢！……」湯姆用着全力在表演劍術。

「湯姆，我受不住。我要喊了，」麥琪說道。「你會刺傷你自己的；你會斫下你自己的頭的！」

「——二——三，」湯姆說道。說到「二」字時，他的胳膊微微抖了一抖。「三」字很慢纔喊出來，隨着喊聲，劍滑手掉了下來。劍的鋒口正碰在湯姆的脚上；一霎時後，他自己也仆在地上了。

她跳下床來，嘴裏仍舊叫喊着。

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向着房間走過來。

斯坦林先生看到她正在發瘋地搖着湯姆的身體；她想他已經死了，可憐的孩子，但她竭力搖着他，好像這樣就會使他活過來似的。

過了一會，她快樂得噙泣起來，因為湯姆的眼睛已經張了開來……祇傷了他的脚，她沒有覺得悲傷；一切的幸福似乎都在他活着這一點上。

第二十章 友愛的恢復

湯姆像一個英雄般的忍受着他的劇痛；但他心裏卻有着一個極可怕的念頭——這念頭這樣可怕，竟使他不敢把一個問題提出來問人家，惟恐給他一個致命的回答說『是的。』他不敢問醫生或是斯坦林先生，『我的脚會弄成殘廢嗎？』

每天洗着傷口的時候，他竭力抑制着自己，不教喊出聲來。但祇有麥琪一個人坐在他旁邊的時候，這兩個孩子就躺在一個枕頭上一起噙泣。湯姆想着他自己走起路

來將拖着一隻殘廢的脚；麥琪呢，她並不猜測他在想些什麼，祇是伴他哭着。

斯坦林先生和醫生都沒有猜到湯姆會有這個可怕的念頭。但菲力普等着醫生走出房子之後，走到斯坦林先生那裏，把那個湯姆不敢拿來問自己的問題，提出來向斯坦林先生探問。

「敢問先生，醫生說都里浮的脚可以完全醫好還是將成爲——殘廢？」

「啊，不，啊，不。牠可以完完全全醫好，雖然醫好牠總得費些時間。」

「他把這話告訴都里浮了嗎？」

「不，他根本沒有說到這個上來。」

「那末我可以去把這話告訴他嗎？先生。」

「是，當然可以。我敢說他正擔心着這一着呢。到他寢室裏去吧，但得很靜很靜地

……」

菲力普小心翼翼地踏上樓梯，走到湯姆的床前。

「醫生說你就會好的，都里浮。你知道這事嗎？我剛纔問過斯坦林先生，他說你的

脚醫好之後，仍舊能够像從前一樣的走路。」

湯姆被這個沒有夢想到的快樂弄得連呼吸也突然停了下來。於是他嘆了一口氣，把他的一對藍眼睛望着菲力普的臉孔，好像他已經有兩個多星期沒有望着他了。至於麥琪——她從來沒有想到過會不會弄成殘疾的這一件事；所以一聽到殘疾的話，她又哭了起來。

『不要發呆，麥琪，』湯姆感到自己現在非常有勇氣，所以溫柔地說道，『我馬上就會好的。』

『再會，都里浮，』菲力普說着伸出他的小而嬌柔的手，湯姆把牠握在自己的強壯的手掌裏。

『我說，』湯姆說道，『你去要求斯坦林先生，讓你到這裏來伴我坐一會，瓦根——並且講那些希臘故事給我聽聽。』

第二十一章 菲力普和麥琪

現在菲力普除了讀書的時間以外，所有的辰光都和湯姆、麥琪在一起。湯姆非常高興聽菲力普的新故事。這新故事講到一個名叫輝洛克推茨的人，腳上受着很重的傷，哭喊得很厲害，以致被他的同伴們載到一個荒島上去，除了幾枝毒藥箭使他可以打野獸充飢之外，他身邊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我不喊一聲痛，』湯姆說道，『我敢說，我的腳和他傷得一樣厲害。祇有懦夫受傷了纔會哭喊。』

麥琪就問，輝洛克推茨有沒有妹妹，爲什麼她不和她哥哥一起到荒島上去。

一天，就在菲力普講了這個故事不久以後，他和麥琪兩個人一同在藏書室裏。菲力普正在讀書。麥琪在房間裏閑蕩，接着她走到菲力普的桌旁，凭着他做些什麼——因爲現在他們覺得他們是老朋友了。

『你在讀着希臘的什麼？』她說道。

『關於輝洛克推茨的事』他抬起頭來看着她答道。

『麥琪，』過了一會菲力普說道，『假如你有一個像我這樣的哥哥，你想你會像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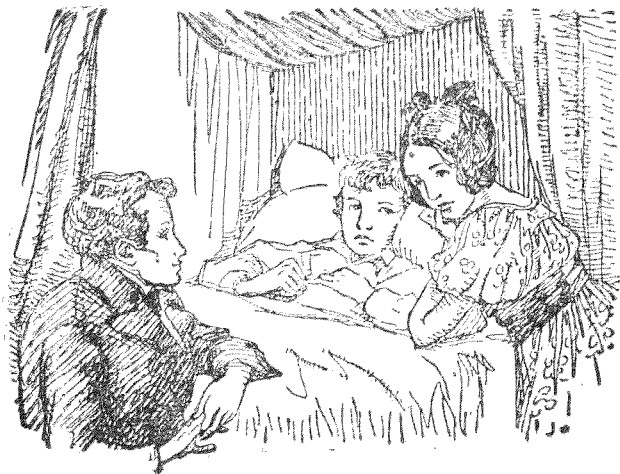
「湯姆般的愛他嗎？」

麥琪的思想昏亂了。「哎——啊，更愛他些」她說道。「不會愛他得超過湯姆的。但我將多麼難受——爲你多麼難受。」

菲力普臉紅了起來，他的眼睛表示出來，她多麼傷了他的心呀。麥琪覺得她說錯了話。

「但你多麼聰明，菲力普，你能奏音樂能唱歌曲，」她很快的接上去說道。「我希望你是我的哥哥。」

「但你馬上要去了，你會完全忘記我，將來我看見你時，你已經長大了，那時你就睬也不會睬我了。」



『啊，我不會忘記你的，我保得定。』麥琪說道。『我任何東西都不會忘記的。我想着每個分別了的人。我想着可憐的耶普——他喉頭生着病，魯克說他就要死去——但你不要告訴湯姆。你還沒有看見過耶普，牠是一隻怪小狗。』

『你是不是像關心耶普那樣的關心着我？』菲力普傷心地微笑着說道。

『啊，是的，我想是這樣的。』麥琪笑着說道。

『我非常喜歡你，麥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菲力普說道。『當我非常愁悶的時候，我將常常想着你，並且希望我有一個有着你那樣的黑眼睛的妹妹。』

『哦，我想你比湯姆還喜歡我些。』麥琪稍帶着愁容說道。她把雙臂圍着他的頭頸，吻他。『好了，』她說道，『我將常常想着你；當我再見你時，我會吻你，即使我們分別了很久很久。』

* * * * *

幾天之後，都里浮先生來領麥琪回去。

『呵，爸爸，』麥琪說道，『菲力普·瓦根對湯姆好極了，而且他又非常聰明。我真

愛他——你也愛他，湯姆，是不是？」

湯姆似乎有些心亂。他看着他的父親。『離開學校後，我就不和他做朋友；不過自從我的脚受傷後，我們已經和解了。他教我下棋，我有時戰敗他。』

『好罷，好罷，』都里浮先生說道，『假如他對你好，那你就應該對他好。他是一個可憐的殘廢者，看來很像他的過世了的媽媽。但不要同他太要好；他身子裏也有着他爸爸的血的。壞的血在人身上也像在馬身上一樣總要顯露出來的。不要信任壞種！』

第二十二章 黃金時代過去了

麥琪現在已經十三歲了，正在很快地長大起來。她和她的表妹蘿珊一起在弗尼斯小姐辦的寄宿學校裏讀書。在她給湯姆的頭幾封信裏，她常常囑托湯姆爲她向菲力普『道念』，並且好幾次問及他的近況——但湯姆總沒有告訴她。當她在休假日子裏聽到湯姆說菲力普『仍舊像往時那樣怪癖』的時候，她感到非常痛苦，並且他明白他們已經不是朋友了。她很久很久一直沒有再見到菲力普，因爲他夏天總是不

在那裏的。當他們第二次見面時，她已是一個十足的『大姑娘』了，她和他握手。

都里浮先生在和劈華脫打官司；瓦根是劈華脫的律師。麥琪看得出來，一聽到人家提到瓦根的名字，她的爸爸就要發怒。他對湯姆說道：『在學校裏能夠不和小瓦根往來就不和他往來。』湯姆覺得這句話不難做到，因為斯坦林先生現在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兩個學生。

現在湯姆在斯坦林學校裏祇有半年書可讀了。他現在已是一個高大的青年，站得直挺挺的，走起路來完全像大人的樣子，不過說起話來一半妮妮一半大方的菲常好玩。他穿着是外衣和硬領，並且已經買起剃刀來了。

菲力普已經離開學校到法國南部養病去了。這使湯姆的最後幾個月的學校生活過得稍稍安定一點。並且在他心頭還有某種希望，就是他父親的事情大概馬上可以在法庭裏解決，這使湯姆覺得他的家庭很有希望。因為祇聽他爸爸一面之辭的湯姆，認定劈華脫是會失敗的。

這是十一月底一個寒冷的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湯姆正坐在藏書室裏，斯坦林先

生走進來告訴他說，他的妹妹在坐室裏等他。

麥琪現在長得幾乎已和湯姆一樣高了，並且這時候看來比他更要老蒼些。她已經把帽子除了下來，當她的眼睛焦急地橫過去瞧着門的時候，她的臉色怪樣的憔悴而疲倦。

湯姆走進來時，她不說一句話，祇是向他走去，把雙臂圍着他的頭頸熱烈地吻他。『啊，早晨很冷，你怎樣來得這樣早，麥琪？並且你爲什麼不上課？寒假還沒有開始哩。』

『爸爸要我回來，』麥琪嘴唇微微發抖地說道，『我三四天前回家的。』

『爸爸好着嗎？』湯姆很焦急地說道。

『不十分好，』麥琪說道。『他很不幸，湯姆。那件事情——劈華脫——我來告訴你；讓你在回家之前先知道的好——』

『爸爸沒有失敗嗎？』湯姆從椅子上跳起來站在麥琪面前，雙手深深地插在衣袋裏。

『失敗了，親愛的湯姆，』麥琪望着他說道。

湯姆不作一聲的站了一兩分鐘，眼光注定在門上。

『那末爸爸須得付出一大票錢？』

『是的，』麥琪頹喪無力地說道。『……呵，湯姆，他就要失掉磨坊、田地和一切東西，他就要破產。』

湯姆眼睛驚異地向她瞟了一瞟；於是他臉色發白，發抖起來。他不說一句話，祇坐下來，茫然地看着窗外。湯姆從來不曾爲將來焦心過；他常常認爲他的爸爸是一個『很過得去』的人；他從來沒有想到他會還不出他的債的——『體面』的人不會那樣的，他深信他的家庭是很體面的。

湯姆的聲音帶着成年男子的重濁的調子，並且他現在已經用剃刀，但他的思想仍舊帶着孩子氣的幻夢。現在這一個猛烈的打擊使他清醒了過來。

麥琪看到湯姆臉色發白就嚇得默默地發抖。最後，她抱住他說道：『啊，親愛的，親愛的湯姆，不要這樣憂愁，忍耐一點。』

湯姆向她望着，眼眶裏漸漸濕了起來。他用手把眼淚揩去。這動作似乎使他奮發了起來。

『我和你一同回去，麥琪。』他說道。『爸爸沒有說要我回去嗎？』

『沒有，湯姆。』她答道，『爸爸沒有說。』假如她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他，他不知會怎樣哩？『但媽媽要你回去。可憐的媽媽！——她哭得那樣。呵，湯姆，現在家裏的情形真可怕極了。』

麥琪嘴唇漸漸白了起來，並開始像湯姆那樣地發着抖。於是兩個可憐蟲就互相抱住。

當麥琪開口說話時聲音，微弱得像一陣無力的耳語：

『還有……還有……可憐的爸爸——』

她話都說不完全。

湯姆想到了監獄。『爸爸在那裏？』他耐不住說道，『告訴我，麥琪。』

『他在家裏。』麥琪說道。『但他——病着……他從馬上跌下來……那時起他

除了我就什麼人都不認識……他似乎昏厥了……啊，爸爸，爸爸——」

湯姆更急地抱住麥琪。他臉色發白，沒有眼淚，眼睛不看見任何東西。

「我們必須動身了，湯姆。」最後麥琪說道：「我不在，爸爸會感到寂寞的。」

湯姆站起來，說道：

「等一等；我必須對斯坦林先生說一聲，然後我們再走。」

湯姆平時老是想著，他最後一次離開學校時將何等快活，但是現在，他的學校生活看來就像一個完了的假期。

這兩個青年人的影子立刻愈離愈遠——在路的轉灣處不見了。

他們一起向前走去，走進他們的新的愁苦的生活裏去；他們再也不能看到那沒有被憂愁的回憶所朦混的陽光。他們已經走進了一處黑暗而荊蕪叢生的地方；而他們童年時代的金門也永遠緊緊地關閉起來了。

第二編 敗落

第二十三章 突然發生的事情

都里浮先生最初知道自己敗訴而劈華特和瓦根勝訴了的時候，每個人都認為他很受得起打擊。他自己也這樣想；他想，要是瓦根和劈華特以爲他慘敗了的話，那他一定要他們知道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當然知道這件案子的損失不是他的財產能够抵償得了的。但他曾以一部份田產作抵向富萊 (Furley) 借過錢，並和他約定，假如二十年後不能償還的話，富萊就可以吃沒他的田產。富萊當然會樂於收買全部的財產，包括磨坊，同時他當然會出些極小的俸金請都里浮先生替他經理產業。富萊是一個事業家，當然明白這對他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他和他的律師高亞先生 (Mr. Gore) 一同走出法庭後，他就和他談到這個問題，並且請他立刻就去看富萊先生。高亞先生答應第二天早晨去看富萊。

於是都里浮先生跨上馬，騎回家去。

當他跑過郵局時，他停了下來。他渴望着麥琪能在他的身邊——他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他發了一封信到弗尼斯小姐的學校裏去，明天早上就可送達；她明天一定會立刻回來。當他寫信的時候，他的手抖着。

當他把消息告訴給都里浮夫人聽的時候，她哭了起來；他對她很氣惱，告訴她說這沒有什麼可以憂愁的，他不難償付這次的損失。

第二天下午，都里浮先生騎着馬到聖·奧格鎮 高亞先生的辦公處去。高亞先生早晨在拜訪富萊。但都里浮先生還沒有趕掉一半路，就碰到了高亞先生辦公處來的一個書記，他說：『高亞因有要事走了，他不能等着和你碰頭。他可以在明天上午十一點鐘見你。此刻他送給你這張字條，告訴你一些重要消息。』

『啊，』都里浮先生說道，他拿着信但不把牠拆開來，『請你告訴高亞先生，我明天去看他；』他說完話就把馬頭掉轉。

書記注意到了都里浮先生的吃驚的眼色，對他的背影看了一會，於是騎着馬跑開了。都里浮先生把信放在袋裏，想到了家裏再把牠拆開來，因為讀信在他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他後來一想，信裏一定有些都里浮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還是不讓她看到信的好。

他停下馬，把信拿出來讀了。這祇是一個便條：

『我從一處祕密但可靠的地方，知道富萊最近極需款項；他曾以他全部的財產作抵舉債，並已將他在都里浮產業上的權利轉讓給人家。——瓦根。』

半點鐘後，都里浮先生自己的車夫找到他躺在路旁，已經失去知覺，打開的信在他身旁，他的灰色的馬在他旁邊站着。

他被帶回家來，同時去請吞伯爾醫生(Dr. Turnbull)來。

當麥琪回到家裏的時候，她爸爸早已恢復知覺。他嘴裏吶吶地在說什麼關於信的話。『信！』他又低聲喊道。人家就把高亞的信拿來放在床上。他好一會眼睛定定的看着信躺着，好像他想靠這封信使他的思緒連貫起來的樣子。接着似乎來了一些新的回憶，把其餘的統統趕掉。他把眼光射在門上，好像想從矇矓的眼睛中看什麼一件東西似的。他低聲喚道：『我的小女孩子。』

『我的小孩子，』他時時重複着說道，除了這一個最重要的需要之外，他已經不感到任何東西了，甚至他的妻子，他也不感到。都里浮夫人一下跑到前面，一下跑到後面，到門口去看看麥琪是不是在來。

最後，她到了。

『啊！媽媽，什麼事？』當她媽媽哭着向她走過來的時候，她嘴唇發白地說道。

吞伯爾醫生剛巧進來碰到她。

在一個亂糟糟的家庭裏，醫生是好天使。麥琪向着這位她從小認得的和善的老朋友跑去；他回答她的發抖的詢問的神情道：

『親愛的，你不要太使自己喫驚了，』他一面說着一面握着她的手，『你爸爸得了急病，現在神志還沒有完全清醒。但他曾問到過你，看到你，會使他好些。你竭力安靜下來。』

她進去時，她爸爸的眼睛仍舊望着門，在他的眼光中看到了那種奇特的、渴望的和尋不到她而失望的神情。他突然一下子從床上抬起身來，她急急跑過去抱住他，

流着熱淚吻他。

但這一瞬間的辨認使他的神經過於辛勞了；他又僵硬地不省人事地倒回到床上。

都里浮夫人想把湯姆領回來。她夜裏坐着哭道：『我可憐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他應該回家來呵！』

『讓我去告訴他，』麥琪說道。『我明天早晨去——假如爸爸不認出我，不需要我的話。』

第二天早晨麥琪去了。

回來時，一路上，哥哥妹妹低聲地講談着許多話。

『湯姆，他們說瓦根先生拿田地做他放債的抵押品的，他可以估爲已有的。』麥琪說道。『我相信，使爸爸生病的是報告那個消息的那封信。』

『我相信那個流氓一直在計劃使爸爸破產，』湯姆說道，『我大起來一定要使他後悔！你切不可告訴菲力普。』

『啊，湯姆！我……』

但她說不出話來；她的勇氣粉碎了。

第二十四章 都里浮夫人的珍寶

麥琪到家時，離她出發時已有五個鐘頭了；她擔心她爸爸會發覺她的不在，會無益地問到他的『小女孩子。』

她急急地在人行道上跑着，比湯姆先走進屋子；但在門口她聞到一陣強烈的氣息，使她非常驚奇，好像房子裏有什麼人在吸煙斗。起坐室的門半開着，這氣息就從那裏出來。這真非常奇怪，難道一個來客在這樣的時候還會吸煙？她媽媽在那裏麼？假如果真如此，那就必須去告訴她湯姆來了。

麥琪正在開着門的時候，湯姆走來了，於是他們兩個人一同往房裏望。有一個面貌粗野的人坐在他們爸爸的椅子裏，他身旁放着一個瓶和一隻杯子。

湯姆頓時明白了過來。他知道這是什麼道理：司法官們在屋子裏。他們的財產都

將被『拍賣。』他做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過這樣的事；這些是丟臉而悽慘的事，一個人喪失了所有的錢而破產。

『你好，先生，』那個人從嘴裏取出煙斗說道。

湯姆不說一句話就急急掉頭走開那。情景真太可恨了。

麥琪還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她問道：『這是誰，湯姆？什麼一回事？』

於是她衝上了樓梯，走進她爸爸的房間。房裏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她爸爸正和她離開時一樣，閉着眼睛躺着。有一個僕人在那裏，但不見她的媽媽。

『我媽媽在什麼地方？』她低聲說道。那僕人說不知道。麥琪就蹣手蹣腳走出房間，對湯姆說道：『爸爸靜靜地躺着。讓我們去尋尋媽媽看，我不懂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都里浮夫人不在樓下——任何一間寢室裏都找不到她。麥琪沒有去尋的祇有一間房間；那是儲藏室，她媽媽在那裏放着她的一切珍貴的『寶貝』。這些『寶貝』祇有碰到特別的事情時才從包子裏解開，帶到外面來。

湯姆打開儲藏室的門，隨即喊道：『媽媽！』

都里浮夫人正坐在她的所有謹慎地藏起來的珍寶中間。一隻箱子打開着；包着銀茶壺的好多重紙頭都被解開了；最好的瓷器和銀茶匙都四散在桌上，可憐的婦人看着她手裏拿着的檯布的角上『依麗莎白·杜德蓀』幾個字，搖着頭。

聽到湯姆叫她，她就放下檯布站起身來。『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抱住他的頭顱說道：『想想看，我會活着看見這個日子！我們破產了……一切東西都要被拍賣。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將去做乞丐。想想這些檯布看，那都是我自己做的，角上還繡着名字哩；但牠們都將出賣——放進陌生人的屋子裏去，或者受到刀割。』

『但姨母們讓這些東西出賣嗎，媽媽？她們不知道這事？』湯姆熱切地問道。

『是的，我立刻就派魯克去的。你普萊姨母已經來了；但她哭着又哭着，說你爸爸丟了家裏的面子。我的確再三對他說過：『無論你怎樣做，總不要去打官司』——我還能怎樣做呢？假如我們能够保留那些有我的名字在上面的東西，我也不會這樣難受了。你葛萊格姨丈也已經來了，他說他們必須買下一些東西來給我們用，但他必須先和你姨母商量，他們都在那裏走來商量這件事情。但我知道他們都不會買這些杯

子的，因為我買牠們的時候，他們都說不好。他們不喜歡上面的花樣。我是用我從十五歲起儲蓄下來的錢把牠們買來的。還有刻着我的名字的銀茶壺也是的——你爸爸沒有出過一個錢。想想看，他娶了我，把我弄到這個地步！」

她重新又哭了起來。

麥琪愈來愈氣憤地聽着這些話語。爲什麼他們要責備像活屍樣躺在樓上的爸爸？

「媽媽，」她叫道，「你怎能說這樣的話——好像你祇顧到有你名字的東西而不顧到也有爸爸的名字的東西似的。你怎能顧到一切東西而不顧到爸爸本人——當他躺在那裏，或許再也不會對我們說話的時候？湯姆，你也應該說這話；你不應該讓任何人責備爸爸。」

看到麥琪發怒，——告訴他和媽媽應該怎樣做時，湯姆有些吃驚。但他立刻就走到父親的房裏；那裏的情景很感動了他的心。他在牀旁坐下。麥琪走到他面前，抱住他的頭頸，於是這兩個孩子忘却了一切的東西，祇感到他們是同一個父親的孩子，現在

處在同一個不幸的境地中。

第二十五章 家族會議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姨母姨丈們來了。

田恩先生沒有來——他有事情出門了，但田恩夫人却坐着一部漂亮的新馬車，帶着一個伶俐的僕人來了。她到得最早。

「啊，姊姊，」都里浮夫人碰到她就說道，「這是什麼世界！真是受罪！」

「是的，」田恩夫人答道，「我們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但我們必須硬着頭皮吃下這口苦水。」

田恩夫人說了一些在這種情形上非常老當的話，後來又重複給她丈夫聽，問他是否她「說得非常得體。」

第二批來的是葛萊格姨丈和葛萊格姨母，接着，幾乎是後腳接前腳，普萊姨丈和普萊姨母也來了。

老規矩，普萊夫人是哭着進來的。葛萊格夫人這天穿着深黑色的衣服。

『那末，樓上那個可憐的人現在怎樣了？』葛萊格先生說道。

『吞伯爾醫生認爲他今天早上好些了，』都里浮夫人說道：『他已比較注意我而和我講話了；但他還沒有認得出湯姆。他望着那可憐的孩子好像他是一個陌生人；但他曾有一次說到湯姆和那匹小馬；醫生說他神志已經清醒多了，他不認識湯姆，因爲他祇記得他孩子時代的面貌。』

『我想那是腦水腫病，』普萊姨母望着鏡子理理頭髮說道，『假如他好了，他或許會變得孩子氣的——像卡先生（Mr. Carr）那樣——可憐的人。他們三年功夫一直像嬰孩般地用調羹餵着他喫。』

『普萊姊姊，』葛萊格夫人嚴厲地說道，『我們今天一起到這裏來是商量怎樣應付這次倒楣事的，並不是來談論和我們無親無眷的卡先生的。』

『啊，葛萊格姊姊，』普萊夫人說道，『不要對我說侮辱卡先生的話——我知道他從前是做什麼的，』她接下去說道，『他的呼吸這樣急促，隔開兩間房間也聽得出

來。」

「索菲，葛萊格夫人說道，「我已經說過，我們是來商議怎樣從破產中拯救妹妹和她的孩子們的。我們必須大家協力來做。你不能叫我獨自擔當一切事情。」

「我還沒有看見你做了什麼事，」普萊夫人說道；「你這次還是第一次來哩。」

「來，來，」葛萊格先生和善地說道，「我們必須盡我們的力量做去。東西出售的時候，我們大家須得替你，都里浮夫人，買下需用的東西——日用的東西——一張桌子，一把或兩把椅子，廚房裏用的東西和一張床。」

「我真希望你們買下那銀茶壺和那些繡着我的名字的檯布，」都里浮夫人熱切地說道。

「摩思先生和摩思夫人沒有來看你們嗎？」普萊姨丈問道。「都里浮先生曾經幫過他們許多忙的，並且他還借着錢給他們哩，他們現在應該把牠還來了。」

「啊，親愛的，」都里浮夫人說道，「我從沒有告訴過他們，他們住得那麼遠，如非摩思先生到市場上去，他們決不會聽到什麼消息的。我不懂，麥琪怎會沒有想到他們，

因為她是非常喜歡摩思姑母的。」

『你的孩子們爲什麼不進來？』提到麥琪，普萊姨母就說道。『他們必須聽聽姨母姨丈們說的話。』

都里浮夫人往樓上去把留在爸爸房裏的湯姆和麥琪領下來。下樓的時候，她半路上看到了儲藏室的門，使她想到了一個念頭，她就讓孩子們自己走下樓去。

兩個孩子走進來時，姨母姨丈們似乎正起勁地在討論着。

他們默默地和衆人握握手，湯姆走近普萊姨丈時，姨丈說道：

『少爺，我們在談着你。我想你所受的教育現在可以實用起來了。』

『是的，』葛萊格姨丈說道，『現在可以給我們看看了，你書讀得怎樣好法了。讓我們看看你的本領是否比我這個沒有運氣受什麼教育的人強些；但我祇怕舒服的生活和高深的智識使你的本領還不如我哩。』

『啊，他必須把他所受的教育實用起來了，無論他的本領強不強，』葛萊格姨母說道，『他不能夠把他托給他的朋友們讓他過着游蕩的日子；麥琪呢，應該決心拋』

掉小姐架子，自己動手做起事來，因為現在沒有僕人來侍候她了。」

湯姆站在桌子前面，在一羣人的中心，他臉上絲毫沒有受到屈辱的神氣，他預備說幾句話——那時，他媽媽進來了。

可憐的都里浮夫人手裏捧着銀茶壺。

『看這裏，姊姊，』把銀茶壺放到桌上時，她望着田恩夫人說道：『我想你或許願意再看看牠，因為你好久好久沒有看到牠了。我真恨那些在旅館裏買牠的人——買這我結婚時置辦的茶壺想想呵，把這刻着我的名字的東西放在陌生人面前。看這裏！』

依麗莎白·杜德蓀——這會丟家裏的臉的。』

『講到丟臉，』葛萊格夫人說道：『嫁給一個使你破產的人纔丟臉哩。』

麥琪從坐位上跳起來；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他爸爸的壞話的。

湯姆看明白了她的行徑，推推她說道：『靜着，麥琪。』於是他又望着葛萊格夫人說道：『姨母，假如你以為我們出賣東西會丟家裏的臉，那末你們設法阻止牠豈不好嗎？假如你和普萊姨母想留些錢給我和麥琪，那末現在就拿出來，使媽媽不致喪失她』

全部的傢具，不是更好嗎？」

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說得出這句話來，真是很有膽子和實際的判斷力的了。好一會大家都不說一句話。最先開口打破這靜寂的是葛萊格姨丈。

「好，年輕人，你有這些主意；但你要知道你姨母們把錢放出去是有五分利息的，假如照你這樣做時，她們就得不到這筆利息了。」

『我能够每年付這筆錢來，』
湯姆立刻說道。『我要竭力使媽媽不喪失她的東西。』



『好！』葛萊格姨丈說道。

『啊，葛萊格先生，』他妻子氣怒地說道；『把我的錢拿出來送掉，在你是一件輕易的事情。普萊姊姊，你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但我爲什麼要把錢去給不正經而浪費的人呢？』

『我替妹妹和她的孩子們難受，』普萊夫人說道，『但假如你不贊成的話，那我無論想怎樣做也是沒有用的。』

麥琪已積了滿肚子的憤怒。

『那末你們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她終於爆發出來說道，『責備我們罵我們罷，假如你們不想幫可憐的媽媽——你們自己的妹妹——一些忙的話！走開，不要來責備我爸爸。他比你們任何一個都要好些；他是和善的；他會幫助你們，假如你們發生困難的話。湯姆和我不要拿你們一個錢。我們寧願不要牠。我們將自己來應付一切。』

『你還不知道將爲這孩子受累到什麼地步哩，佩珊，』普萊夫人說道。

『來，來，讓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在談話上。讓我們來做些事情罷，』葛萊格先生說

道。

『什麼，摩思夫人在那裏來了，』都里浮夫人說道。『她一定已經聽到了消息。』
摩思夫人的外表和杜德黛姊妹們絕然不同，她穿着可憐的蹩腳衣服走進房間來。除了湯姆之外，她似乎沒有注意到任何人，她直接走到他的面前，捏住他的手。

『啊，我親愛的孩子們，』她喊出來道，『我對於你們是一個可憐的姑母，因為我也是一個祇知道拿進不知道給人家的人。我可憐的哥哥現在怎樣了？』

『吞伯爾醫生說他會好起來的，』麥琪說道。『請坐，葛麗黛姑母。』

『啊，我的孩子，我的心碎了，』摩思夫人說道。『我們欠了我哥哥三百鎊錢，而你們正需要着牠，可憐的人！——但我們一定會賣掉東西來償還牠的。』

『簡直在發癡！』葛萊格夫人說道。『他沒有權利把他的錢這樣子借給人家；我想他借出這筆錢去不見得有什麼借據。』

『有的，』摩思夫人說道：『我丈夫給了他一張借據的。』

『好的，』葛萊格先生溫雅地說道，『你丈夫有法子可以借到錢嗎？現在這對他』

們真是一件性命交關的事哩。」

「啊，先生，你不知道我丈夫田地上的運道多麼壞呵！我們已經賣掉所有的麥子，但我們還沒有付掉田租。」

「你必須想到這一層，摩思夫人，葛萊格先生說道：『我們應該警告你：假如都里浮先生賣掉了一切東西，他有着你丈夫的一張三百鎊錢的借票，你們勢必被人家迫着償還。因此，你們不如就在現在還掉。』」

「姨丈，湯姆突然抬起頭來說道：『我想摩思姑母不應該還那筆錢。這是違反我爸爸的意旨的。我記得非常清楚，在我到斯坦林先生那裏去讀書之前，一天晚上我爸爸對我說道——「我一直對我妹妹很好，雖然她的婚事是違反我意旨的，我把錢借給了摩思；但我從不希望他還我；我寧願完全失去牠。」——現在我爸爸病着而且不能替自己說一句話——但我想我們不應該做任何違反他意旨的事情。』」

葛萊格先生似乎吃了一驚；於是他說道：『什麼，不，或者不是，湯姆。但假如真是這樣，那我們須得毀掉那張借票，你知道。』」

『毀掉一張借票！』普萊姨丈說道。『我不明白這是不是犯法的。』

『我希望你會幫助我做這件事，葛萊格姨丈。』湯姆熱切地說道，說時毫不注意到普萊姨丈。『我確信我爸爸是要我記着他那晚上所說的話的。』

當湯姆那樣勇敢地站起來說話時，連葛萊格姨母也暗暗在那裏嘉許他；她覺得一定是杜德孫家的血液在他身子裏說話。

『好罷，』一直深思着的葛萊格先生說道，『你知道，這樣，我們將從別的你父親也欠着債的人那裏拿錢。你是在奪下一個人的晚餐去給另一個人當早飯。我想，你不懂得這話罷？』

『不，我懂得的，』湯姆說道；『但我爸爸在負債之前是決定把那筆錢送給我姑母的，他那時是有權這樣做的。』

『好，年輕人，』葛萊格姨丈說道。『讓我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張借票。』

『牠在爸爸的房裏，』麥琪說道。

第二十六章 湯姆尋找職業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都里浮先生慢慢地慢慢地健好起來，最後，醫生證明他有完全復元的希望。

當都里浮先生慢慢地好起來的時候，他的命運和財產却很快的在發生變化。正月第二個星期的頭上，拍賣他的田地和磨坊的告示貼出來了；不久拍賣也就舉行了。磨坊和田地都賣給了瓦根。

新業主同着葛萊格先生和田恩先生去巡察他的產業。和這兩位先生同去察看了並商量了一陣之後，瓦根告訴都里浮夫人說，假如她丈夫復元了，他願意請他做他產業的經理人。

那是一個昏暗的寒冷的早晨，湯姆動身到聖·奧格鎮去看他的田恩姨丈。他認定他的姨丈是他商量找職業的適當的對手。田恩先生有一個很大的企業，他很快的已經在社會上佔着很高的地位——那也就是湯姆心目中想達到的地步。

湯姆走過第絲河上的石橋走往聖·奧格鎮的時候，心裏在想，他將來發了財之後定要把他爸爸的田地和磨坊收買回來。他要使家庭興盛起來，住在那裏，稱他心

意地養着許多馬和許多狗。

當他走到了田恩公司辦公處的門口時，他纔從未來的夢想中驚醒過來，清清楚楚地感到了現實的環境。

『今天早晨是田恩先生在銀行裏辦公的時間，』辦事員帶着幾分輕視湯姆的不懂事的神氣說道。『星期四早晨在這裏是找不到田恩先生的。』

到了銀行，湯姆傳報了自己的名字之後，立即被接到他姨丈的私室裏。田恩先生正坐在一張大辦公桌旁邊查看帳目。湯姆走進來時，他舉起眼來同時伸出了一隻手。

『哎，湯姆，』他說道，『我但願家裏一切照常，你爸爸怎樣？』

『他好得多了，姨丈，』湯姆說道。『等你暇了，對不起，我要和你商量一些事情。』

『請坐，請坐，』田恩先生說着又掉過頭去弄他的帳。

他繼續着和他的書記一同查看了半個鐘點的帳目，弄得湯姆奇怪起來，他不會一直這樣子坐着直到今天銀行停止辦公。他寧願找別的發財的門路去。

最後來了一些變動：他姨丈拿着筆在一頁紙頭的末端寫着一些東西說道：『斯

班司先生，現在請你拿去交給托雷先生。」

鐘擺的響聲，在湯姆聽來突然的輕了下來。

「哎，湯姆，」田恩先生在椅子裏稍稍轉了一轉說道，「什麼事情，我的孩子？什麼事情？」

「希望你原諒我打擾了你，姨丈，」湯姆微微紅着臉說道，說話的聲音中却帶着一些孤傲的神氣；「但我想你是指導我怎樣生活的最適當的人。」

「噯，」田恩先生換了一種神氣看着他說道：「你說來讓我聽聽看。」

「姨丈，我想找一個職業，使我能够賺得些錢，」湯姆不浪費辭語地說道。

「職業？」田恩先生說道。「怎樣，讓我看，你幾歲了？」他把身子靠到椅子背上去說道。

「我快要十七歲了，」湯姆說道，他希望他的姨丈注意到他有了多少鬚根了。

「哎，——祇有十七歲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拿不到很多錢的。但是你受過很多的教育；我想你簿記一定很好罷。你懂得簿記嗎？」

『不，』湯姆聲音微微發抖地說道，『但斯坦林先生說我的字寫得很不壞。這就是我的一些筆跡，』他接着說道，同時把一張紙片放上了桌子。

『噫，這很不差，這很不差；但你知道，無論你字寫得怎樣好，最多也祇能做一個書記，除非你懂些簿記；至於書記，報酬是很薄的。』

『我要到一種很快就能升遷上去的地方去做事情——去做一種成人的職務，使我可以去照顧一些事情——假如我做得好，我可以得到一些報酬，假如做得不好，我就得不到。我要幫助我的媽媽和妹妹。』

『噫，年輕的先生，』田恩先生說道，『說說容易，做起來就難了。』

『那末你不是這樣升遷上來的嗎，姨丈？』湯姆說道，『我的意思是，你不是靠你事情做得好，做得勤奮，纔從一個地位上升遷到另一個地位上來的嗎？』

『是的，是的，』田恩先生稍稍在他的椅子裏把身體舒展開來一些說道，『但是先生，我的能够得到職業，完全是因為我適合那個工作的緣故。假如你要滑進一個圓洞，那你非成爲一個圓球不可——這是真話。』

『好，姨丈，』湯姆說道，『這正是我所要做的。我照着這法子能够升遷上去嗎？』

『照着這法子？』田恩先生望着湯姆，靜靜地考慮着說道。『這有幾個條件。先要看你是怎樣的一種人材，還要看你受過那種訓練。說到這點上，真很可憐，你可憐的爸爸教你去受那種教育真是走錯了碁子。拉丁文對你毫無用處。』

『是的，』湯姆說道，『但我不明白爲什麼拉丁文要這樣苦我。我立刻就會把牠忘記得乾乾淨淨的。我必須做我學校裏的功課，但我常常想這些功課或許以後對我毫無用處的。』

『是了，』田恩先生答道，『這仍是我剛纔話的那話句。你的拉丁文或許馬上會使你枯萎，但是從此以後你將祇是一根樸素的木條。你懂得些什麼？怎樣，你一些也不懂簿記——絲毫不懂得。你得從頭學習起來，讓我告訴你，假如你要使生活好起來的話，單單忘掉你爸爸化錢給你受的教育，也是沒有用的，假如你不給自己另一種教育的話。』

湯姆重重地咬了咬嘴唇。他覺得眼淚似乎在湧上來；但他須得做一個男子漢！

『你要我幫你找職業？』田恩先生接下去說道。『好的，我願意幫你的忙。』湯姆正要想說話了，但田恩先生舉起了他的手。『聽着我的話。你不願意做一個書記。你不願意鎮天站在辦公桌後面，望着你的紙和墨水。現在對你最好的機會是到有貨船卸貨的河灘上的貨棧裏去做事去。你可以在那邊經驗經驗一切事情——但你不喜歡做那種事情，是不是？你須得在寒冷的潮濕的天氣裏露天站着，並且被粗人們推推撞撞；但你不屑做那種事的，我可猜得對。』田恩先生停了一下，無情地看着湯姆。

『我要做結果對我最有益的事，先生。』湯姆說道。『我不管牠是多麼不舒服。我還是立刻學起簿記來，姨丈，對嗎？』他又接上去說道。

『對的，湯姆，對的！』田恩先生說道，『這是難得的志氣。對於決心奮發的人，我是從不拒絕幫助他們的。』

*

*

*

*

*

『田恩姨丈怎樣說？』當湯姆在廚房火爐旁邊烤火的時候，麥琪抱住他問道。『他是不是說給你職務？』

『他似乎以爲我沒有資格找到一個很好的位置，』湯姆說道。『他說我年紀太輕。』

『但他講話是否很和氣，湯姆？』

『他說我必須學起簿記和諸如此類的東西來，』湯姆答道。『他似乎以爲我是毫無用處的。』

『簿記？』麥琪說道。『啊，我能够教你的，我曾經在學校裏和羅珊一同學過牠的。』

第二十七章 在聖經裏寫上一些遺言

兩個月過去了，現在都里浮先生能够下床了。

『湯姆，』麥琪和湯姆一同從他們爸爸的房裏出來時說道，『我們必須在爸爸下樓之前把發生的一切事情稍爲讓他知道一些；但我們必須教媽媽走開。否則她會說出一些壞事的話來的。要求凱席亞帶她到下面去，並且使她在廚房裏忙着做些什麼事情。』

凱席亞是能够勝任這種工作的。她宣布了她願意不拿工錢留在這裏做事直到主人病好爲止這個願心以後，她覺得能够操縱她的女主人，同時儘量叱責她很愉快。這個當兒，正有許多乾了的衣服需要從外面收進來。

『我倒要請教請教，』凱席亞厲聲地說道，『一雙手是否能够同時做裏面外面的事。我看你還是去做些要做的事情，借此呼吸些新鮮空氣罷。』都里浮夫人默默地服從着走了。

都里浮先生因爲穿衣服穿得乏力了正坐在他的椅子上休息，麥琪和湯姆坐在他的近旁，這時魯克進來了，問要不要他幫助主人下樓。

『好的，好的，魯克，』都里浮先生說道。『但稍爲等一下——請坐——』他用手杖指着一隻椅子。

『水現在怎樣了，咳！魯克？』都里浮先生說道。『不再有狄克斯的麻煩了嗎，咳？』
『沒有了，先生，一切都解決了。』

『爸爸，你和狄克斯爭吵的事離開現在已有很久很久了，』湯姆說道。『我記得

你談起這件事情還是在我到斯坦林先生那邊去讀書之前。我讀書已經讀了三年了；你可記得？」

都里浮先生把身子靠到椅子背上去。當一陣新的記憶進入他的腦中的時候，他的臉上就失去了孩子般的神情。

「記得的，記得的。」一兩分鐘後他說道：「我付了很多的錢；我決心給我的孩子受一種好的教育。我自己沒有受過好教育，我覺得自己缺乏教養；因為要是瓦根想：

……」

他站立着。想到瓦根，他的心中便產生了一個新的念頭。他動手在他上衣的袋裏摸索着。於是他掉過頭來用着他本來的嚴厲態度對湯姆說道：「他們把高亞的信放到那裏去了？」

「爸爸，你知道信裏說些什麼嗎？」湯姆把信受給他說道。

「當然我知道。」都里浮先生稍稍發怒地說道：「那是什麼話？要是富萊不能收買我的財產，總有別的人會收買牠的。但我須得去看看高亞去，他等着我哩。告訴他們

把馬預備好。」

「不，親愛的爸爸，」麥琪叫道，「這些事統統都早已過去。一切事情都已經改變了。」

都里浮先生疑惑地望着他們。

「是的，爸爸，」湯姆說道。「關於磨坊、田地和債務的事現在統統都已解決了。」

「假如你能够的話，你須得還錢給每個人，先生，」魯克說道。「這是我對湯姆少爺說過的話。」

「還錢給每個人？」都里浮先生說道，「須得還錢給每個人爲什麼——難道他們——已經把我的財產統統變賣了嗎？」

「啊，爸爸，親愛的爸爸，」麥琪說道，「湯姆會還清他們的。他說他大了會還清他們的。」

她看到她爸爸的嘴唇抖着。

「是的，我的小女孩子，」他說道，他的聲音也抖着，「但是我祇能活一生一世呀。」

『爸爸，或許你可以親眼看到我還清每個人的債的。』湯姆說道。

父親抬起眼睛向他看看。『你現在祇有十七歲，湯姆。』他說道。『這在你是一種上山般的奮鬥——但你切不要責備你的爸爸。這些流氓們對我太狡猾了。』

他停了一停。

『真的他們已經把我的財產統統變賣了嗎？』他更加平靜地說道。

『你看到了樓下房間的淒涼景象，切不可驚嚇。』麥琪說道。『但那邊還剩着你的椅子和寫字檯，牠們沒有賣掉。』

『讓我們去罷。魯克，你幫我走下去。』都里浮先生說道。

剛走進起坐室的門，他停了一下，望着各處空曠的地方，這些地方，在他看來都是充滿着失去的東西——他生命中的日常的伴侶——的影子的。

『滾。』他慢慢地走向他的椅子，慢慢地說道：『——他們把我的東西統統賣掉了。』

他坐了下來，魯克就走出房間。於是他又向四周看了看。

「他們還把聖經留着，」他說道。「這裏面寫着一切東西——我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結婚……湯姆把牠拿給我。」

都里浮夫人走進房間，但默默地站着，看到他丈夫已經下樓來，並且在他面前打開着一本大的聖經，覺得非常驚異。

「咳，」他說道。「瑪克利特·琵頓——這是我的媽媽……依麗莎白·杜德森。我和她結婚到現在已有十八年了。」

「到三月裏就已經滿十八年了，」都里浮夫人走到他的旁邊看着書頁說道。她丈夫把眼睛定定的望着她的臉。

「可憐的佩珊，」他說道。「當時你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每個人都這樣說的——我常常想，你會好好的保持着你的美麗的；但這個厄運使你老了。不要怨恨我們——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但我想不到會倒楣到這個地步的，」可憐的都里浮夫人說道。

「不要說這個話，佩珊，」都里浮先生說道。「假如我能做些事情來補償你，我發

誓一定去做。」

「那末我們可以留在這裏，使我仍舊可以和我姊姊們在一塊；祇是你這樣和瓦根不對勁。」

「媽媽，」湯姆厲聲地說道，「現在不是講這話的時候！」

「你們不要響，讓她一個人說，」都里浮先生說道。「把你說出的說出來，佩珊。」

「現在磨坊和田地都已歸瓦根所有。他說你可以留在這裏，他每星期給你三十先令請你替他經理產業。我們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必得到村裏的一所農舍裏去住——這都是你定要和瓦根反對的結果呀！」

都里浮先生發抖着縮在椅子裏。

「你要怎樣說我，就怎樣說我，佩珊。」最後他低聲地說道。「使你窮得光光的是我。這個世界對我太殘酷了。」

他靜靜地想了好幾分鐘。

於是他抬起頭來向前望着。「湯姆，」他厲聲地說道：「湯姆！在這裏坐下。我有些

話要你寫在聖經裏面。」

三個人都看着都里浮先生，不懂他這是什麼意思。他先望着他妻子，開始慢慢地說道：

「我已經決下心來，佩珊：我對你發誓，定要做些使我能補償你的事情，我要在瓦根下面做事；我要把他當做一個正直人那樣爲他服務。我要非常正直地爲他服務，好像他不是一個流氓似的。我是一個正直人——雖然我永遠不能再趾高氣揚了。我是一棵被人斬斷的樹，一棵被人斬斷的樹。」

他停了一下，看着地上。於是他突然抬起頭來，用着比較高些深沉些的聲音說道：

「但我決不饒赦他！我決不饒赦他！我希望他受到羞辱，弄得他的兒子都要忘掉他！你要記牢，湯姆——你也永遠不要饒赦他，假如你是我的兒子的話。或許會有這樣一天，你會使他感受到——感受到我現在感受着的感覺。現在寫罷；把牠寫在聖經裏。」

「啊，爸爸，什麼？」麥琪臉色發白，發着抖，蹲下來說道：「這樣咀咒人家並且懷着深恨，是罪過的。」

『這並不罪過，我告訴你，』她的爸爸兇狠地說道。

『流氓們這樣猖獗那纔是罪過的：

這是魔鬼的行爲。照我告訴你的去做，湯

姆。寫下來！』

『叫我寫什麼？』

『寫你爸爸愛德華·都里浮在使

他破產的約翰·瓦根下面做事。因爲他

已經答應他妻子補償她的損失，因爲他

要死在他和他父親誕生的老地方。下面

再寫：「但我並不因爲這一切就饒赦了

瓦根，並且雖然我將正直地爲他服務，我

仍希望他會遇到不幸。」把這寫下來！』

當湯姆的筆在紙上移動的時候，房



間裏像死一般的沒有一些聲音。都里浮夫人的受驚的眼睛定定地向前望着，麥琪抖得像一張樹葉子。

「現在把你寫了的讀給我聽聽，」都里浮先生說道。

湯姆慢慢地高聲地把所寫的讀了。

「現在寫——寫「我，湯姆斯·都里浮，他的兒子，將記着瓦根對我父親所做的事情，並且一有機會我就要使他受苦，」再簽上你的名字，「湯姆斯·都里浮。」

「啊，不要，爸爸親愛的爸爸！」麥琪喊道，嚇得氣都透不過來；「你不應該教湯姆寫上那些話。」

「靜着，麥琪，」湯姆說道；「我要把牠寫上。」

第四編 父親們的罪惡

第二十八章 麥琪長成了

現在麥琪已經不是一個小姑娘了，她心中常常充滿着許多新的希望，新的夢想，新的歡欣；但這個大轉變的時期，在她是一生中最困苦的時期。

受到第一次的打擊，一個人是容易變成勇敢有爲的，因爲苦痛是一種能使我們生出力量來的刺激物。使我們感到絕望的時期是跟在那後面的日子，這時我們的生活一天又一天的顯示出意料不到的同一。

現在麥琪正達到了最需要力量的時期。

湯姆每天早晨到田恩先生那裏去做事，而且在晚上留在家裏的短短的時間裏，他愈來愈變得沉默了。他一心想着他的美夢——振興家業的美夢。

可憐的都里浮夫人再也不會使得自己快活起來。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在家裏靜靜地滿意地做事了。你教她怎樣能夠呢？她所有的小珍寶都已被人拿去了；她所

有的小希望小計劃都已經完了，她在像她房子一樣空虛的生命中祇感到驚異和紊亂不安。怎樣她會弄到這個地步？看着這個曾經很美的婦人被身心的不安弄得一天一天消瘦下去憔悴下去，真覺得可憐。她在做完了工作之後，老是在空空的屋子裏蕩來蕩去；她不肯坐下來休息休息。她不讓麥琪做一些最笨重最骯髒的工作，每當麥琪想去替代她做這些工作的時候，她就要發怒：『放着罷，親愛的；你的手會酸痛的。做這些事情是你媽媽的本分。』

對於麥琪，爸爸的無聲的絕望比媽媽的無休息的工作更使她感到痛苦。他的口角上有許多辛勞的皺紋，他的晦暗的眼睛從不會因熱望或快樂而發出光來。他從不會到外面去疎散疎散。他每到市場上去，總是急急的就趕回來；他從不肯像以前那樣在他稱爲做生意的地方多留片刻談談閒天。他不能安安心心過他的新生活。和他講隨便什麼話都會使他憤慨。甚至，在他看來，瓦根騎着馬來看看田地查問事務的那些日子也比那些必得和他債權人相見的交易日好過得多。現在他專心致意在一件事情上——就是還清那些債款。都里浮夫人不能十分留心他們的食物，都里浮先生不

肯吃一些不是最粗質料的東西。湯姆雖然很恨他爸爸的沈鬱的臉色和家裏的淒涼景象，但也像他爸爸一樣焦心着，想還掉一切債款。他每月把錢帶回來交給他爸爸放進洋鐵的儲蓄箱裏。祇有洋鐵箱裏的有限的積蓄能使都里浮先生的眼睛發出些微快樂的光芒。

但在這沈鬱的臉色下面，都里浮先生仍保持着對他的「小女孩子」的鍾愛。他希望她常常在他的面前，雖然這似乎並不能使他快樂。她仍舊是他最鍾愛的人，但像一切東西一樣，這父愛的甘泉中也是攪雜着苦痛的。

晚上，麥琪總是拿着針線，坐在她爸爸膝旁的一隻矮椅子上。她極希望他在她頭上打一下，或是表示出一些因有一個愛他的女兒而覺得非常高興的神情。

當她坐在那裏的時候，都里浮心中一直轉着一個念頭，就是他的女孩子正在長大起來——正在長成爲一個婦人——怎樣她的生活纔能過得好些？她像一切女人一樣，一生中有着一次結婚的不幸的機會。他不願意她嫁給一份比他低下的人家，像她的葛麗黛姑母那樣他不願意讓她被孩子們和勞苦的工作弄得非常憔悴，像她的

摩思姑母那樣。

當她俯着身子做着針線的時候，麥琪是每個人都喜歡望着她的好看的東西。她的靈魂的內在的新生命，在她臉上表露出一種柔和的優雅的光芒，和一種使她臉色和她青春的外表更加富麗的可愛處。她媽媽看出了她的變化，並驚奇着麥琪「會長發得這樣好看。」她漸漸地喜歡起她的高大的皮色較黑的女兒來了——這是她現在唯一焦心地得意地照顧着的傢具了。她梳刷着，小心地照料着麥琪的頭髮——非常拂逆了麥琪的意願。

「讓你媽媽留着這一點子快活罷，麥琪，」都里浮夫人說道。「我以前爲你的頭髮麻煩得够了。我們的女兒出落得非常美麗，不是嗎，都里浮先生？」

「我早知道她會長得非常美麗的，」是都里浮先生的回答；「我毫不覺得新奇。但可憐，她不是什麼粗俗的蠢姑娘。我擔心她會被人丟棄，因爲沒有一個人配得上娶她呀。」

麥琪身心的嬌美溫雅使他發愁。

第二十九章 在「紅海」裏

麥琪正坐在她寢室的窗前，她看見瓦根先生照例騎着他的好黑馬走進院子來。但他並不像往常那樣一個人來的；有一個人同他在一起——這個人穿着一件黑外套坐在一匹好看的灰色馬上。他是菲力普·瓦根。他看到了她，就把帽子舉起來，他的父親嚴厲地看着。

麥琪不下樓去，因為瓦根先生有時會走進來查看查看賬目的，她覺得和菲力普在各自的父親面前會見是會喪失一切快樂的。或許有一天她會看到他，那時他們將握手，她將告訴他說，她很記得他對湯姆的好處；但他們再也不會成爲朋友了。此外，她想菲力普本人或許已被他在異地的生活改變了。他或許已經變得非常不同，已經不會來聽她對他說的話了。但很奇怪，他的面相竟絲毫沒有改變；祇是比以前的長着灰眼睛和孩子式的曲髮的蒼白孩子的臉稍稍大些，稍稍大人氣些；但他的舊殘疾却引起了她昔日的憐憫心。麥琪覺得她真的要同他說幾句話。她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他

怎樣老是喜歡她的眼睛；於是她轉過半個身子向着掛在壁上的方鏡子；於是她打消了自己的主意，拿起她的針線來。

幾分鐘之後，他看到菲力普和他爸爸沿着路回去了。

麥琪喜歡去散步的地方中，有一處叫做『紅海』，那是在道爾考脫磨坊南面的山外的一塊地方。那邊有一個石坑，現在已經沒有人用牠並且叢生着樹木了。上面滿蓋着青草，山上掉下來的石塊上也都蓋着一層地氈似的青苔。她在那邊常常坐在一棵樹枝蔭蔽着的叢生着青草的洞裏，靜聽着一切昆蟲的鳴聲，有如最小的小鐘在寂寥中敲打。她又靜靜地看着太陽光爬過縱橫的樹枝，像銀的手指般的小心地去探索那些半隱在下面草中的野花。

你現在可以看到她在從狹窄的小路走進紅海來，她高高的身材，穿着一件樸素的藍袍。現在她拿下帽來把牠縛在胳膊上。人家一定會猜她不止十七歲了。我們看看她一定會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一種面對着許多即將劇戰起來的勢力的感覺；她面上有着一種不自然的寧靜的表情，這種表情是我們常常可以在那些把熱情的

火隱藏在底下的比較年長的人的臉上看到的。

但此刻麥琪自己倒並不覺得不舒服。她是心氣和平地在消受新鮮空氣。她仰着頭看着一些老樹，想着那些斷下來的殘枝是過去好多次僅使樹幹高得更快的暴風雨的成績。

當她的眼睛仍舊向上望着的時候，她覺察到在夕陽的照耀下，她面前的草徑上有一個影子在移動。她低下頭來看到了菲力普瓦根。他向她走來，伸出了一隻手。



『你嚇了我一跳，』麥琪微笑着說道。『我從來沒有在這裏碰到過什麼人。你怎樣恰巧會走到這裏來的？』

『我是來找你的，』菲力普說道。『我極想見到你。我昨天在你家鄰近的河邊上等了好一會兒，看你可會走出來；但你卻沒有來。今天我又去，看到了你的踪跡，於是就遠遠的跟着走來。我希望你不會討厭我。』

『不，』麥琪懇摯地說道：『我看見你來很快活。我想找一個機會和你談話；但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和我們記得你一般記得我們。』

『我不相信你會像我想着你一般想着我的，』菲力普說道。『你可知道，我在外邊的時候曾經畫過一張你的像，畫着你那天早晨在書房裏對我說永遠不會忘記我時的神情。』

菲力普從衣袋裏拿出一隻小匣子來，把牠打開。這是菲力普畫的，她很久以前在斯坦林先生家裏時的像：麥琪看到她昔日的自己靠在桌上，烏黑的頭髮在耳朵的後面長長垂下，驚奇的做夢似的眼睛凝視着空中。

「啊，」麥琪說道，「我那時是一個多麼怪異的小女孩子呵！我真像一個走江湖的——我敢說我現在仍舊是這樣，」停了一下她接下去說道：「我可像你想像中的那樣。」

菲力普的視線遇到了她的視線。「不，麥琪，」他靜靜地說道。「你比我想像中的你美麗得多。」

她站起身來向前走了幾步，菲力普也在她旁邊走着，眼睛看着她的面孔。他們從樹林裏走出來，走到一處四周都是野薔薇叢，蔓生着青草的窪地。她挺挺的站着，望着菲力普。

「我希望我們能成爲朋友，但我不能保持我小時候慣常喜歡的東西。以前的舊書都已不在了，湯姆已經變得很不同了——還有我的爸爸。我必須失去我孩子時代喜歡的一切東西——你也必須這樣。這是我所以要對你說話的緣故。假如我做得好，像已經完全忘記你了，你必須明白……」

菲力普臉上現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說道。「但

爲別人的無理的感情而犧牲一切是不是對的呢？」

「我不知道，」麥琪深思地說道：「但我絕對不願意做出一些使我爸爸的生活更爲難堪的事來。」

「假如我們常常來往，會使你爸爸的生活更難堪嗎？」菲力普說道。

「他對某些事情感覺非常靈敏，」麥琪說道。「我知道他一定不會喜歡這樣的。他並不是完全幸福的。」

「我也並不是幸福的，」菲力普說道，「我很不幸。」

「爲什麼？」麥琪非常溫柔地問道。

「有許多我們覺得很美麗很好的東西，」他答這，「我們渴望得到牠們；但我不能得到牠們。有許多我所渴望着的東西，這些東西別人都有——但我却永遠不能得到。我的生命中將永沒有什麼偉大而美麗的東西；我真寧願沒有生到世界上來。但假如你能讓我有時來看看你，那我就將樂於生活下去。我沒有別的可以披心瀝膽地把一切事情向他訴說的朋友——沒有一個人睬我。假如我能偶然看見你，假如你能讓

我來對你講幾句話，假如我們可以永遠在精神上做着朋友，互相幫助的話——那我就會快活地生活下去。」

「但我怎能看到你呢，菲力普？」麥琪說道。

「假如你能讓我有時在這裏看到你，和你在這裏一起散散步——那是不會損害人家的幸福的，那就會使我的生活甜蜜起來。但假如我們兩方面的家庭間有着仇恨或惡感的話，那我們不應當竭力設法用我們的友誼去了結牠，用我們的影響去醫好過去的創傷嗎？」

麥琪沉默着。兩種相反的勢力在她心中劇戰。

「我不能說「是」和「否」，最後她向左右看了看，向她的來路走去，說道。

「我須得等一下，否則我會把事情弄錯的。」

「那末我可否——明天——或是後天——或是下星期再來？請你告訴我什麼時候可以來此地看到你；否則，假如你不能告訴我的話，那我就常常到此地來，直到見到你為止。」

『我想你須得那樣做，』麥琪說道：『因為我不能十分決定我什麼時候能來。』說完這話，她就急急地向前走去。

『麥琪，請不要不說一聲再會就急急地離開我，』他們走到小路的終點時，菲力普說道。

她停了下來。

『再會，』她把手伸給他說道。

他們立着，握着手，互相默默地望着。

於是她向四周看看說道：『啊，親愛的，太陽在下山了！我出來得太久了，再會。』

第二十章 一年之後

在上章所描寫的情景之後，一年又過去了，在這一年中，湯姆的命運轉得極好。

人們或許已經預言着湯姆的成功了。他的堅強的意志，他的自尊心，他的重振家業的渴望——這一切造成了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無論如何總得去克服一切困難。

田恩先生嚴密地監視着他，不久就開始對他懷着很高的希望，並證明他已經給自己的事業找到了一個非常有爲的青年。

湯姆也立刻就明白了田恩先生先把他放在貨棧裏做事的真正的好意。他在那邊學得了許許多多事情，因此在一個短時期後，行裏就信任他去採辦各種貨物。這時，不但他的薪俸是增加了，而且行裏允許他以他自己的名義做些小買賣。他從葛萊格姨丈那裏借了一筆小款子，這筆錢很快的一天天變得大起來，於是他看到不去的將來就有買回老磨坊的希望。

四月初頭的一個下午，麥琪沿着小路急急地向她心愛的地方走去。她眼裏有一種比去年六月裏更熱切的詢問似的神情，嘴唇上浮着一陣微笑，好像有些開玩笑的話正預備對一個人說的樣子。

她要對他說話的人不久就來了。

『把你的考琳拿去，』麥琪說道，她手掌上放着一本書。『你說得很對，她對我沒有什麼好處，可是你以爲我會願意像她那樣，却是錯了。』

「那末你承認不喜歡考琳，是嗎？」

「我沒有把這書看完，」麥琪說道。「當我一看到那個在公園裏讀書的金髮女郎的時候，我就把書閉上，決定不再讀下去。我預料這美髮女郎定會奪去考琳的所愛而使她苦惱的。我決定不要再讀講這個美髮女郎怎樣奪去一切幸福的書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會作同樣的想法，假如你——」菲力普說道。

「菲力普，」麥琪好像心裏受到了傷害似地說道，「你不可以這樣想。理由是我對於書裏大幸的人總是非常關心的。假如這美髮女郎是不幸的，那末我一定最喜歡她。我總是同情書裏的失戀者一方面的。」

「那末你自己將永遠不會拋棄人家了，是不是，麥琪？」菲力普說道。

「我不知道，」她不明不白地說道；接着微微笑了一笑，「我想我會的，假如他是非常驕傲和討厭的話。假如他像小托雷那樣在眼鏡片裏望着我，裝着醜臉的話。我從不憐憫那些驕傲的人的，因為他們總是得意洋洋的。」

「但假如，麥琪——假如那是一個並不驕傲的人，他沒有什麼事可以使他驕傲，

他從小就受着一種特殊的痛苦，他把你當做他生命中的太陽，他那樣純潔地愛你，甚至祇要你讓他難得見你幾次，他就覺得非常幸福……」

菲力普停了下來，因為他突然來了一個恐懼，就是祇怕他的供辭會打斷他的幸福——這恐懼使他這好幾個月來一直把他的愛情沉默着不說出口來。麥琪靜靜聽着地不則一聲；她坐在一株樹幹上，菲力普坐下來坐在她的旁邊。「你愛我嗎？」他說道。

她的眼光遇到了菲力普的眼光，她的眼睛是水汪汪的，因愛情而格外美麗起來。「我想沒有人能使我更愛的了，」她說道。說了這話她就去吻他，吻得那樣天真那樣寧靜好像她十二歲上吻他時一樣。

叢林中有一個聲音。他們掉過頭去，看見湯姆立在他們面前。

「你自稱為一個人，一個君子，」菲力普剛剛站起身來，湯姆就用極輕視他的語氣叫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菲力普安靜地說道。

『什麼意思？站開點，否則我要打你，我要告訴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想利用一個年輕女郎的愚蠢來和她幽會。我想來羞辱一個有良好正直的名聲家庭。』

『我不承認做過這樣的事！』菲力普兇狠地說道。『我除了你妹妹的幸福之外不追求什麼東西。她對於我比對於你更爲寶貴。我比你更能尊敬她，我對她比你向來對她還要尊敬些，我爲了她寧願犧牲我的生命。』

湯姆望着他。『你以爲你有對她講情話的權利——好像你倒是她的適合的丈夫似的，是不是？』你[？]很知道，無論她的父親或是你的父親都不會答應你們兩人結婚的。但是你却——』

『你能知道我對你妹妹所懷着的情感麼？』菲力普喊道。

『我要你知道的是，』湯姆答道，『假如你想近她一步或是寫信給她或是得到她的心，那你的可憐的殘廢的身子將保護不了你。我將打你。我將把你抓到公衆面前讓[？]大家輕視你——聽到你[？]要想做情人誰不會笑你！』

他一面說著一面抓住麥琪的胳膊，並把她拉開。最後，當他們離開那地方有一些

路時，麥琪猛力掙脫了她的手。她怒氣直沖地說道：

『不要以為你是對的，湯姆，也不要以為我已經對你屈服！我看輕你對菲力普說話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態度。我恨你對他殘疾的侮辱。你一生一直責備着輕視着別人——你老是以爲你自己是對的。這完全是因爲你沒有更寬大的心胸，使你看到這世上還有比你自己的行爲和卑下的志向更神聖的東西的緣故。我恨你！』

第三十一章 辛苦爭得的勝利

三個星期又過去了。現在已是五月，道爾考脫磨坊已到了牠一年中最美麗的季節。許多大樹都花繁葉茂的非常壯美，草也長得長長的一片碧綠……

黃昏時分，湯姆比平常稍爲早了一些回來。當他過橋時，他用着歷年來根深蒂固的愛情看着那座堅牢的紅磚頭砌的房子，在外表上看來，這座屋子似乎永遠是非常明快而美好的，雖然裏面房間裏都很淒涼，人的心也都很慘澹。他望着家，脚步就變得快了起來，並且口角上也微微有些笑意。

都里浮先生因為騎了長路程的馬疲乏了，正躺在安樂椅裏。麥琪低着頭在做針線，她的媽媽正在燒着茶。當他走進來時，他們大家都驚異地抬起頭來看他。

「怎樣，什麼事情，湯姆？」他父親說道：「你今天比平常回來得早。」

「啊，那邊已經沒有事情了，所以我就回來了。好罷，媽媽！」說罷他就走到母親面前去，並和她親吻——這是他不常有的好心情的徵象。但對麥琪他沒有說一句話——

在最近三個星期中，他們兩個人幾乎沒有談過一句話，誰也沒有對誰看過一眼。

「爸爸，」他們喝過茶後，湯姆說道：「你可知道洋鐵箱裏到底有多少錢？」

「祇有一百九十三鎊，」都里浮先生說道：「你近來帶回來給我的錢少了；年輕人總喜歡任自己的意化錢的。但我在你這樣年紀却並不這樣子化我的錢的。」他微笑有些不滿意地說。

「你拿得定這個數目沒有錯嗎，爸爸？」湯姆說道：「我希望你還是麻煩些把箱子拿下來罷。我想你或許弄錯了。」

「我怎會弄錯呢？」他爸爸厲聲地說道：「我每次總是把牠數好幾遍的；但假如

你不相信我的話，我可以把牠拿下來。」都里浮先生喜歡把洋鐵箱拿上拿下，再三再四的數錢。這似乎是他悲慘的生活中唯一能使他快樂的事情了。

『不要走出房間去，媽媽。』湯姆看見她預備把茶具拿出去，便說道。

『那末麥琪也不要出去嗎？』都里浮夫人說道：『總要有一個人把這些東西拿出去的呀。』

『她儘可以要怎樣做就怎樣做，』湯姆冷冷地說道。

洋鐵箱放下打開時，湯姆走到桌子的角上站在他爸爸的旁邊。黃昏的紅光射在他們的臉上，照出了父親臉上的悲苦而疲乏的神情，和湯姆臉上的驚異的神情。母親和麥琪坐在桌子的另一頭。都里浮夫人的神色很鎮靜而有耐心，並不希望着什麼東西；但麥琪的心却跳得非常劇烈。

都里浮先生把錢數出來，依次放在桌上。於是他凜冽地望着湯姆說道：『這裏你看，我一點都沒有錯。』他停了一下，失望地看着錢。『但要我還清債款，還短少三百多鎊錢哩。積下這一大票錢，要等很長久的一個時期哩。這世界對我真太殘酷了。四年著

吃苦用纒積下了這點子錢，我想我活不到第二個四年的……還債這件事須得托付你了——假如你現在正在長大起來的時候仍舊預備積錢的話。」他懷疑地看着湯姆的臉。

「不，爸爸，」湯姆說道：「你會親眼看見還清一切債款的。你一定會親手把牠們還出去的。」他的聲音並不單單是希望的表白。都里浮先生似乎突然觸了一下電，他的眼睛帶着熱切的探問的神情，定定地望着湯姆。

湯姆停了一停，然後接下去說道：「好些時候之前葛萊格姨丈借了一點錢給我去做生意，生意賺錢了，錢賺得很多，使我可以把你全部的債還清。」

他一說出他最後的一句話，他媽媽就抱住他的頭頸說道：「啊！我的孩子，我早知道你長大了會把一切事情重新弄好來的。」

但他爸爸却沈默着——因情感過於激動而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的寬闊的胸膛一上一下的在漲落，這頭髮灰白的人竟大聲地哭了起來。最後，他抬起頭來看着他的妻子溫柔地說道：「佩珊，現在你須得來和我親個吻；這孩子已經補償了你一切的損

失了。」

她走過去吻了他，他把她的手握了一會；於是他又想到錢上來。

『我希望你把錢帶來給我看看，湯姆，』他指指桌上的錢幣說道。『我要感覺得更真切些。』

『你明天就可以看到牠，爸爸，』湯姆說道。田恩姨丈已邀請了你所有的債權人明天在旅館裏開會；他已爲他們定了明天兩點鐘的酒席。在星期日的報上有一個關於這件是通告。』

『那末瓦根已經知道這件事的了！』都里浮先生說道，他的眼睛因得意而亮了起來。『他已經知道這件是，而我也將不再在瓦根權力之下過日子了。啊，要是瓦根的兒子不是那個可憐的殘廢的傢伙，而是像我的孩子那樣的一個溫良正直的小伙子，那他才快樂哩。你會在社會上成就大事業的，我的孩子，或許你還會看到瓦根和他的兒子在你手下的一天哩。和我握握手，我的孩子，』他伸出手來，突然說道：『一個人能够有一個好兒子而向人驕傲是天下第一樂事呵！』

那一夜都里浮先生睡了很久纔睡着；並且睡着後也連續不斷地做着夢。早晨五點半鐘時，他在床上坐起來大喊了一聲，驚醒了都里浮夫人。

「什麼一回事？」他妻子說道。

他驚異地向寢室的四壁看看。

「什麼一回事？」他也照樣說道。

「噫，我在做夢……我發了很大的聲音，是嗎……我——我想我已經把他抓在我的掌握中了。」

第三十二章 復仇的一天

等二天，都里浮先生坐在旅館裏的餐席上時，他的眼睛亮亮的，看來更像昔日的那個自尊自重、心地溫良的都里浮先生了。餐後，他用着他昔日的那種自信的熱忱，談着「正直人」和「流氓」以及靠努力和一個好兒子的幫助得來的勝利。五點鐘時，大衆纔靜靜地散去。

湯姆留在聖·奧格鎮上照料一些事務，但都里浮先生騎上他的馬回家去，把這些大事件描述給佩珊和他的「小女孩子」去聽了。他臉上帶着激昂的神氣，使他發出這種神氣來的並不是這頓好飯，而是那勝利的歡樂。他今天不打後街上回來，却昂着頭慢慢地沿着大路一直向着橋騎過來。爲什麼他沒有在路上碰到瓦根沒有碰見瓦根這件事使他煩惱；這小小的失望在他心裏撒下了憤怒的種子。或許瓦根今天爲了要不看見或不聽到關於這件光榮行動的任何事情而離鎮他去了。任何光榮的事實對於瓦根都是不愉快的。要是瓦根那時遇到他，都里浮先生一定會正視着他，而那流戰也許不會像平常那樣冷酷那樣神氣活現了。不久瓦根或許就會知道：一個正直的人已經不預備再來爲他服務，拿他的正直來爲一隻已經裝滿了不義之財的口袋裝錢了。

都里浮先生走近道爾考脫磨坊的門前時，心裏還是在發氣。他走到門邊，看見一個熟人騎着一匹好黑馬在那裏出來。他們在離門五十碼處遇見了。

『都里浮！』瓦根比平常更厲聲地說道，『你做的什麼蠢事，把那些硬土塊都散

在高田上了；但你永遠學不會怎樣好好的去管理農場的了。」

「啊，」都里浮說道，他的怒氣在他身子裏沸騰着；「那末去請別的人來管理你的農場好了！——別人會來要求你指教他。」

「我看你吃醉酒了，」瓦根說道。

「不，我沒有吃醉酒，」都里浮說道。「我不需要酒來幫我決定我要不要再替一個流氓做事。」

「很好，」瓦根說道，「你明天走好了；但是不要漫罵，讓我走過去。」——因為都里浮把馬在路中橫着，瓦根走不過去。

「不，我不讓你走過去，」都里浮說道，「我先要告訴你，我把你看做怎樣一個人。你是一個絞殺還不足以抵罪的大流氓！你是——」

「讓我走過去，你這愚昧的蠢東西，否則我就要衝過來了。」

都里浮先生提起馬鞭向前衝上去。瓦根的馬一嚇，就把牠的主人從馬鞍上翻了下來。不等到瓦根起來，都里浮也已經從馬上跳下。一看到他的老冤家倒在地下並且

又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因復仇成功而快樂得發狂起來。他衝到瓦根面前，用馬鞭猛烈地抽打他。瓦根高聲呼救，但沒有人來救他。瘋狂般的憤怒使都里浮生出了一種奇怪的氣力。他把瓦根按在地上並用力打他。

他們聽到一陣『爸爸！爸爸！』的女人的叫聲。

敲打停了下來。

『你走開——走！』都里浮喊道，但他並不是在對瓦根談話。

律師抬起頭來，看見都里浮的雙臂正被一個女孩子緊捉着。

『爸爸，來——』麥琪仍舊緊捉着他的雙臂喊道，都里浮夫人却默默地立在旁邊，嚇得在發抖。接着，麥琪覺得她爸爸開始在握住她並把自己靠在她身上。

『我覺得不好過——頭昏，』他說道。『扶我進屋子去，佩珊。我頭在痛着。』他由他妻子和女兒扶着慢慢地走進屋子，倒在他的椅子裏。他的臉色像死了一般白，手是冰冷的。

『我們還是請醫生去好嗎？』都里浮夫人說道。

「醫生，」他低聲說道，「不，不要請醫生。是頭——就是這樣。扶我上床。」

忙了一天非常疲倦的湯姆，一睡下去立刻就睡着。當他醒來看見他媽媽在晨光熹微中立在他旁邊的時候，他覺得好像纔剛剛上得床。

「我的孩子，你須得馬上起來；我已經去請醫生了，你爸爸要你和麥琪到他面前去。他一整夜頭痛得很厲害；後來他突然說道，佩珊，把孩子們帶來，告訴他們趕緊來。」

麥琪和湯姆幾乎同時走到他們爸爸的房間。他眉頭帶着痛苦的表情在等着他們。麥琪先走到床前，但她爸爸的眼光却對着跟在她後面走來的湯姆。

「湯姆，我的孩子，我知道我不會再起來的了……這個世界對我太殘酷了，我的孩子；但已經盡你的力量使家境轉好來了。在我離開你們之前再和我握握手。」

爺兒子倆緊緊地握着手，互相望了一會。

「你的媽媽——你得想法盡你的能力安慰她，爲我的壞運氣安慰她……還有我的女孩子……」

父親把眼光移過來熱切地望着麥琪。

『吻我，麥琪，不要悲傷，我的小女孩子。將來定會有個人來，他將愛你，保護你……來，佩珊……』

他不看着他們，默默的躺了幾分鐘。天光漸漸亮起來，他們可以看見他臉上鬱結着的悲愁和他眼裏的晦暗的光芒。

『我得到了報應，』他低聲說道。『我打了他，這是很光明正大的。我從來不喜歡不光明正大的事的。』

『但是，爸爸，親愛的爸爸，』麥琪說道，『你饒赦他——現在你饒赦任何人嗎？』他不把眼光移過去看着她，祇是說道：『不，我的女孩子，我不饒赦他。我不饒赦流氓們的。』

他的聲音愈來愈模糊不清了。他再三蠕動着嘴唇，掙扎着想說話，但說不出來。

最後從他嘴裏進出了幾個不連貫的字——『這……世界……太苦……正直

人……苦……』

大聲而困難的呼吸停止了；他的眉上凝聚着許多冷汗珠。一切都歸於沈寂——

永遠休息着了。

第三十三章 洪水氾濫

父親死後，麥琪便不能在老磨坊裏長住下去。因為她每天要和她哥哥相見，她受不下他的難堪的沉默。她留在那裏直等到她覺得她已使她媽媽在變故之後安定下來時為止；但其實她並沒有為她媽媽做了什麼事情。好幾個星期來，湯姆的憤怒和嫌惡非但沒有減少，看來倒增加了一些。這使麥琪再也忍不下去了。她最後決定住到聖·奧格鎮傑根夫人的家裏去，傑根夫人的兒子鮑勃是他們兒童時代的游伴。

瓦根先生仍舊病得很厲害。她從菲力普那裏接到過一封寥寥數語的悽然的信。以後就毫無音訊。

未來對於她似乎沒有什麼希望，也不會得到什麼寬恕。父親們的罪惡都集中在孩子們的身上——集中在她的身上……

六月的第二個星期的一天，麥琪正坐在她的寂寞的房間裏，為她的後悔和恐懼

所苦。半夜過後，無情的狂風把雨水猛烈地吹打到窗上來。

在上一個星期中，河的上流繼續不斷地落着雨。最近兩天來這裏河的下流，雨也落個不停。走人們搖着頭，講起六十年前也有過這種同樣的天氣，那時大水沖去了橋樑，弄得全鎮陷在大愁慘中。但祇看到過幾次小水災的比較年輕的人們，却沒有想到這些不幸的事情上來。傑根夫人抱怨他們的屋子築在河邊；但鮑勃回答說，因為住在河邊，所以他們有船——發起水災來，船是最有用的東西。

但現在不擔心事的和擔心事的人都已睡着，因為現在已是半夜過後了——祇有麥琪那樣的一些人纔孤獨地醒着。她靜靜地坐着，不覺得時間在怎樣過去，也不想到要去休息。她看不到她將來有什麼休息。

最後她嘆了一口氣在桌旁跪下，把面孔埋在兩隻手掌裏。她的靈魂飛到了永遠伴着她的，冥冥中的上帝那裏，她喊道：『啊，上帝，假如我的壽命還沒有完，那末讓我活着去祝福去安慰那些我所愛着的人吧。』

她覺得有些異樣——覺得她的膝和脚都很冷。有水在他身下流來流去。她立了

起來。一般水正在弄堂門口下面流動。洪水氾濫了！

她已經忍受了幾個鐘頭的猛烈的感情，似乎已給了她很大的安心。他不聲不響地拿起臘燭急急上樓往鮑勃·傑根的房間走去。門半開着，她走進去，搖搖他的肩膀。

『鮑勃，大水來了！水已經到了屋子裏！我們必須扣住那些小船。』

鮑勃正在穿衣服的時候，她再趕下樓去看水漲得快不快。她看見樓梯的最末一級已被水淹沒。正當她看着的時候，一件東西嘩啦一聲撞在窗上，把玻璃和窗格撞得粉碎落到裏面來。水就跟着沖了進來。

『這是船！』麥琪喊道。『鮑勃，下來把船扣住！』

她一點不嚇地在水裏走過去，水這時正很快地在漫上她的膝頭。她從窗口裏爬過去，爬到船裏。不久鮑勃也過了，他手裏拿着一隻燈急急地跑過來。

『怎樣，有兩隻船在這裏，兩隻船！』鮑勃說道，於是他就跨進了麥琪坐着的那隻船。『奇怪，船索怎樣沒有斷。』

他爬進了另外一隻船裏，開始去解船索——沒有想到麥琪這時的危險。

「水漲得這樣快，」他說道，「我怕不久就會沖進上面的房間裏，屋子這樣低。假如我能够，我要把媽媽和姊姊帶進船裏來……但是你怎樣了？」他突然喊起來，把燈光照到她身上來，這時她正立在雨裏，她的烏黑的頭髮在那裏飄颺。

麥琪沒有時間回答他，因為這時有一股新的水流沿着屋邊衝過來，把兩隻船沖到了河的中央。

起先麥琪絲毫不感覺得什麼——絲毫沒有想到什麼。她似乎突然脫離了她素來害怕着的生命。這真像沒有痛苦的死。

她獨自留在黑暗之中，祇有上帝和她在一起。

第三十四章 超渡靈魂的水災

整個事情來得這樣快——這樣夢幻般的，竟致平常的思緒都被打斷。麥琪在小船上坐下身來，很久很久不能明白她自己在怎樣一種境地裏。

使她稍稍清醒過來的第一件事情，是她覺得在黑暗之中有一條極微弱的光線

分隔着上面的漆黑的天空和下面的茫茫無際的水平面，她已被大水沖了出來——這是她爸爸常常談起的可怕的災禍——這件事使她稚氣的夢變得可怕起來。想到了這個念頭，她腦裏突然浮現了她的老家、湯姆和媽媽的幻影。

『呵，上帝呵，我在什麼地方呀？那裏是我回家去的路？』她在昏暗的淒寂中喊道。他們在磨坊裏不知怎樣了？有一次大水幾乎沖毀了牠。他們或許已經遇到了危險——已經遭了災禍。她媽媽和哥哥孤另另的在那裏，沒有人去救他們！她整個心靈就想着這個念頭。她看到這兩個永遠爲她愛着的臉孔向黑暗中望着求救，但尋不着一個救他們的人。

現在她在平滑的水面上浮着——或許浮在遠處大水淹沒的田野上。她張着眼睛向黑暗中細察，想看到一些東西使她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使她可以約略知道一些回到她一心渴望着的家去的路線。

矇矓的天空漸漸升高了起來，下面的黑暗慢慢地成爲一些隱約可辨的形狀。是的，她一定漂浮在田野上了。那些是籬笆的頂。那末河在那裏呢？她向後面看看，看見一

行黑的樹木；看看前面，却一無所見。因此河一定就在她前面。希望增強了她的力氣，她開始把小船向前划去。她一路划着，覺得天似乎亮得更快了。她看到可憐的牲口悽慘地羣集在一座屹立在大水中的小山上。

她在漸漸亮起來的矇矓中向前划去。她的打濕的衣服裹在她的身上，蓬鬆的頭髮被風吹打着。但她除了被強烈的情感所激發的氣力之外，身體上竟沒有什麼感覺。她感到那些在老家的、她一直懷念着愛着的人會遭到危險和災禍，同時又模糊地覺得她的哥哥一定是平安着。當我們生命的一切虛偽的外衣盡被撕去，在最簡單的需_要上我們大家已經一條心的時候，還有什麼爭執、殘忍和不信任能在一個大災難的面前存在呢。麥琪模糊地感到了這個感覺；她對她哥哥的新生的愛，把一切後來得到的殘暴和誤會的印象統統掃去了，所剩的祇有早先協和一致時的深刻的根深蒂固不可動搖的記憶。

但現在，遠處有一塊大而黑的東西，麥琪能夠看到河的水流已離她不遠。那塊黑的東西一定是——是的，那是聖·奧格鎮。現在她已知道按着那個方向去尋出那些

熟悉的樹木——最要緊的是那老屋子的屋頂。但那時還看不出顏色和形狀；一切都是昏暗的模里模糊的。

她的氣力愈來愈大了，好像她的生命就是一種貯藏起來的力量，祇是預備在這時動用，而將來就不需要了似的。

她必須把她的小船划進弗綠絲河的水流裏，否則她便不能通過里普爾河而到家裏。這是她那時想到的念頭——但是划進了弗綠絲河或許會一直被冲到下游去，使她不能再把她的小船從這水流裏划出來。她第一次明白地感到了危險；但這裏沒有她懷疑或是延宕的餘地，她就划進了弗綠絲河的水流。現在她不費一點力氣地在急急向前漂去。在距離愈來愈縮短，天光愈來愈亮中，她漸漸地看出前面的東西必定是那些她從小熟悉的樹木和屋頂。而那流得很急的渾濁多泥的水流也一定是那變得很快樣了的里普爾河了。

偉大的上帝呀！水流裏有許多漂浮着的東西，那或許會撞上她的小船，立刻使她送命的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麥琪的心開始嚇得猛跳起來。她無力地坐着，模糊地感到她正在被水流漂去，——更清楚地感到她會遭到大災禍。

但恐怖終於過去了。一看見聖·奧格鎮的貨棧在前面迎來，恐怖就消失了。里普爾河的河口已在她後面。現在她須得用她所有的手段和力量把小船划出水流。她開始下了新的決心划起來。但因為河一靠近海，水流就更急，於是她就在橋的那一邊順流漂下去。

她聽到臨河的窗子裏有呼喊的聲音，好像有人在喊她。她沒有漂到托夫頓，就把船划出了水流。於是她用全力拼命地划過磨坊背後的水田。現在日光照得更亮了。當她划近道爾考脫田莊的時候，她已經能夠看出樹木的顏色了——那些樹在水裏淹得多深呵！但磨坊的屋頂——牠在那裏呢？那些沉重的漂浮物急急地漂下里普爾河去——這又是什麼一回事呢？但不，這並不是屋子——屋子堅固地站在那裏。水已經漲得比下面的窗子還要高，但屋子還是堅固的——那末難道牠坍了基腳嗎？

最後她知道已到了那邊了，便快樂得透不過氣來——這快樂壓倒了所有的苦

難。她划近屋子的前面。起先她聽不到一些聲音，也看不到一些動的東西。她的小船正和樓上的窗子一樣齊。她尖聲大喊道：

「湯姆，你在那裏？媽媽，你在那裏？麥琪在這裏。」

立刻她從屋頂下面那小房間的窗口聽到了湯姆的聲音：「是誰？你帶來了一隻小船嗎？」

「是我，湯姆。我是麥琪。媽媽在那裏？」

「她不在這裏。她前天到茄侖去了。我下來，到下面一個的窗口來。」

「麥琪，祇是你一個人嗎？」湯姆打開和小船一樣齊的窗子時極驚訝地說道。

「是的，湯姆，快快跨進船來。沒有別的人了嗎？」

「沒有了。」湯姆跨進船來說道。「我怕魯克已經淹死了。我想，他是在磨坊的一角坍塌時被水漂去的。我再三高聲呼喊，但沒有一個人答應。讓我來划，麥琪。」

湯姆把船推開。他們在廣闊的水面上——他和麥琪面對面看着。最後，一切所發生的事情的整個意義闖進了他的腦海。牠帶着壓倒一切的力量闖入他的腦海——

牠是對他精神的一種新的啓示，啓示出他沒有想到過的生命深度。這啓示如此有力，竟使他發問也發不出來。他們坐着默默地互相看着，麥琪臉色憔悴而頹喪，眼睛熱切地看着前面——湯姆的臉色却因某種畏懼和新的屈辱而發青着。他腦海裏轉着許多念頭，雖然嘴唇閉着，並且雖然他不能發問，他却在臆測着她的愛所造成的奇蹟的故事。

最後，他的藍灰色的眼裏噙着淚珠，口裏迸出了一個舊的孩子氣的字：『麥茜！』麥琪答不出話來——祇有那已和苦痛合而爲一的神祕而奇異的幸福使她發出了一陣持續得很長久的深沉的啜泣。

湯姆以不倦的力量划着，小船立刻又划進了河的水流。但河流正在帶結他們一個新的危險。沿河的一所棧房裏掉下了幾根本樑和一根煙囪，巨大的碎片在順着水流漂來。現在太陽正在升起來，一片灰暗的茫茫大水圍繞着他們。有威脅性的漂浮物在可怕的晴朗中急急地向前漂去。

屋旁一隻船裏的一大羣人看見了他們的危險情形，大聲喊道：『划出水流來！』

但一下子划不出來；湯姆看着前面，看見死在向他們衝過來。大塊的漂浮物不知怎樣竟漂攏在一起，聚成了一個橫斷河流的龐大的集合體。

「牠在那裏漂來了，麥琪！」湯姆深沉地說道，並用雙臂把她抱住……

一霎時後，小船就在水面上不見了——大塊的漂浮物，帶着可怕的得意洋洋的神氣，急急地繼續向前漂去。

小船的船底立刻又



現了出來，在黃金色的水面上僅是一個小黑點。

後來小船完全露了出來——但兄妹兩人已經永遠緊抱着漂下去了，他們在一個至善的瞬間，把他們相愛地攜着小手一同到好花如錦的田野裏去玩的日子重新又生活了一遍。